燃藜室記述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九目錄

宣朝舊故事本末

宣祖廟廷配享

李浚慶 相臣　李滉 儒賢

宣祖朝相臣

閔箕　洪暹　吳謙附

李鐸　鄭大年附　朴淳

盧守愼　姜士尙　金貴榮

鄭芝衍　鄭惟吉　柳墣

李山海　鄭彦信 己丑錄　鄭澈

沈守慶　柳成龍　李陽元

崔興源　尹斗壽　俞泓

鄭琢　金應南　李元翼
李德馨　李恒福　李憲國
金尙元　尹承勳　柳永慶
奇自獻　沈喜壽　許頊
韓應寅
宣祖朝文衡
朴淳入相臣　李滉入儒賢　盧守愼相臣
金貴榮相臣　李珥儒賢　李山海相臣
柳成龍相臣　李陽元相臣　黃廷彧
李德馨相臣　尹相壽　洪聖民
李恒福相臣　沈喜壽相臣　李廷龜
李好閔

宣祖朝儒賢

李滉　李珥　成渾

李之菡　金謹恭　趙穆

奇大升　閔純　鄭逑

權春蘭附子桑一李至男子基禝附李基卨

燃藜室記述卷之十九

宣祖廟廷配享

領議政忠正公　李浚慶

左贊成　贈領議政文純公　李滉

光海初議　廟庭配享領相盧守慎與焉光海以不保終始

命罷之蓋以守慎嘗薦鄭汝立汝立誅守慎以誤薦罷相故

也

宣祖朝相臣

閔箕　甲子生辛卯生貢　辛亥冬至使

閔箕字景說驪興人號觀齋中宗己亥文科丁卯拜右相謚文

景公戊辰卒年六十五

五歲學千字文至晋乭二字聞於父曰未有晋国乭国之前

守義云何聞者大奇之 名臣錄

尹溉為左相頗主張時事公諷已以元龍有悔溉悅不能釋

上意不悅尹相因下不合大臣之教公劄陳待大臣以禮納

諫諍有容言甚切大至忤權貴

閔箕之判銓曹李珥為郎每欲銓選以公防請托之路箕輒戒

以勿過越生事珥語人曰閔公固賢相但畏小人不畏君子人

問其故珥曰使閔公得罪於君子不過不登顯班而已小人

性刻苦相忤則或有滅族禍故閔畏之識者以箕工於涉世

不敢重焉 石潭日記

箕少有儒名及立朝浮沉取容別無建白但以好善見重於

時 宣廟初李箕年老辭相位時洪暹吳謙居亞相之位皆

非人望故箕越次拜右相箕雖為時論所許而貪財好色無

行可觀既登相位外若扶植善類內實瞻前顧後不知者皆以賢相稱之許曄謁李浚慶曰浚慶令人皆以道學推趙光祖而朴英鄭鵬世無識者何數曄曰不特朴英鄭鵬也近世閔公箕學行俱備人無知者浚慶曰子欲比閔箕於朴英鄭鵬乎曄曰閔公居卿相之位故人不推仰若如閔公學行居于清京山或智異山則一代尊敬豈止於此而已浚慶不以為然

謹按許曄以學行推閔箕未知所有謂學行者何事耶箕身無檢束遍逞婢妾門納閔鄭贈遺接武權奸肆則容默免清議激發則觀望沮撓則學果可以明道行果可以守礼乎異哉曄之觀人也若使箕有學有行隱于清涼智異之山抱道而終則是他人也豈可謂之閔箕也石潭日記

閔箕清修好善殆　明宣間名相也花潭每歎其賢及殁

而退溪狀其行稱道亦勝其定國本時以袖進大學術義得力以啓　宣廟四十年治石潭野史論駁太過至引婢妾事以著之此殆當時諸賢所不免何可以是律之耶世稱閔公家與白休庵對門二婦人相失聞見誤以致如此云其或然歟南溪集

天姿尊夷曠儀容修整雖當倉卒疾言遽色見善人無譽見不善能有容能言人之過失或有恐人之短者必曰全人豈易得舍短取長可也

洪暹

洪暹字退之彥弼子南陽人號忍齋　文科廉謹吏丁卯以禮判為院相辛相拜未至頃景憲公

吳謙被劾遞。外雖勤幹內之淳實久為贊成不得拜相知士類不與乃乞體故羅州辛未拜右相

司憲府以非人望劾之　石潭

李鐸

李鐸字善鳴全義人己巳生辛卯進士　中宗乙未文科辛未拜相至領景甫公丙子卒年六十八

金李浚慶以疾免相以吳謙為右相以非人望劾之乃免又以公為右相公聞命杜門自訟曰與我亦台至晃未知国事終何如也憂形於色既謝恩以學識自歉引張詠蒼生無福之語懇辭不獲免乃就職

尹曾曰司馬温公言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言者此則地位甚高人不能及吾於一家事亦未嘗有隱於人此吾平生用力處也

吾與陳復昌僚竟日相對無一語及世務只事杯酌戲謔復

昌語人曰某也佯狂外我聞者危之
馬執義與大司憲具壽聊共劾李邕貪贓
公丑赴京到一驛館人曰此舍有妖使臣皆不寓公強宿其
人適患瘧訖從者諸移他舍公執不聽此後那說始息
副學時尹元衡以妾為妻倡起廢孽許通之論大憲尹昏
外助成之人莫敢言公上劄論之
上仰以禮判待許魏兩使之際咨可止觀李相浚慶歟鼠
力過人不可及也
判吏曹建白才行之士不拘試才與否皆得除官識者是之
或无其創新公曰不如是無以疏滌痼習由是名士不沉
於下
食鐸雖之矯之節寬厚有德量愛士能容其直其長銓曹佐

卽鄭澈每於銓際之時必欲以公論任擬多有所違覆釋無言不從既而笑謂澈曰惟我能啓君後人必有所不敢者矣洪曇判吏曹澈執論如前曇大怒澈語人曰李公之量人不可及釋位居台司僅繼朝多郡所遺必分親戚廚無遺積臨死謂其子海壽曰我死棺槨必用君賜及死士林惜之名潭公時望雖不及朴淳而蓋士有局量及居銓部務張公道政事比淳爲優矣

鄭大年 被劾○雖粗有清儉之行不學無識所存已俗且不喜儒人望不故訥翁之侄進士明經俱魁祐之子

朴淳

朴淳字和叔忠州人號思菴癸未生十八進士癸丑文科壯元湖堂壬申拜相時年五十至領已丑卒年六十七文忠公八歲問口誦物吐辭驚人除有訓蒙者却不教曰吾敢爲爾

師哉白沙集行狀

明宗癸丑首選庭試一經公神姿森爽朗舉雍容辨釋奥
旨應敏群臣目屬即賜第一
在玉堂議百齡謚同僚皆恥元衡有內顧色蓋褒固可羞
畏輒挑禍端依違故延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謚百
齡下元衡
衆啓請鞫治公罪賴安瑤力救免官故初公聞禍發將內翁
金吾入室更衣垣〻而去家人不知事有及故初女出迎公
執手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
癸丑拜諫長慨然曰勃冀斬憲挽世道吾責也因訪大憲
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須公賁成鐸縮頸曰公欲赤老〻
族耶公徐譬之遂共劾逐元衡及沈通源士論始伸朝廷甫
清為善類宗主

詔使歐希稷之來公以礼判為儐使姿容清雅詔使起敬及見
公詩獨曰來人物唐詩調也
宋純退老湖南聞公判吏曹喜曰朴某秉銓關節絶矣
丙戌退處永平所居有拜鶴高二養亭白雲溪清冷潭吐雲
床蒼玉屏及散襟青鶴白鶴臺絶口不道時事與野老對飲
或一馬一僮放跡山水漫游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
公與盧守愼兼相居位十四年二人皆重病望而人其無所
建明然公自以才短於經綸專務薦賢讓能故力薦李珥成
渾及黨論之分重被彈劾目為姦邪
一日朝起詠詩不輟依枕呻吟謂夫人高氏曰我其逝矣後爾
而化卒天雨雷鳴其夜白氣亘天光芒炫地晃若明月山民
望之嘆訝

公早受學於花潭中年事退溪常稱其科條相討論如一條清
公覺神魂頓爽奇高峯亦言剖析義理明辨剴切吾所不
及

辰　上暴疾公馳詣闕則疾已惟幾公與左相盧守慎俱
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極諸子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慎不
自勝公固之止曰慎勿爾也進而徐觀之時諸醫環視不敢
下藥公遽藥以進遂得徐穫行狀

盧守慎

盧守慎字寬悔光州人號穉翁癸卯文科　明宗乙巳
正言削職丁未竄順天移珍島在謫十九年乙丑移槐山丁
卯放還癸酉拜相至領賜杖几文懿公庚寅卒
公謫珍島洪仁祿為捽待之甚薄及公放還歷敬清華時論

政仁祿累年守窓公盡力救解乃除豐川府使仁祿每感
歎長貧胡撲
慘撲金誠一嘗於筵中啓曰領相盧守慎受人貂皮長衣豈
意盧守慎有如此事也公避席謝罪曰金誠一之言是矣臣
母老而多病每於冬節不能耐寒乘有貂皮授人遣師北以給
老母矣　上兩美曰大臣臺諫俱得體乎甚嘉為公其歎
一相切自此益加敬重以自閑話
丁未追論以為守慎丁憂枉扶座上言鼓煽浮薄配珍島公
有詩曰天地之東國以南汝州城下數間庵有雅醫院為不
忠臣不孝男客日三千六百幸生年乙亥丙辰懸汝盧守
慎如無死報得君恩底事堪丁卯故還復入玉堂有詩
曰二老實聞世兩南還一時如何孔顏樂爰作謳東悲

天上騎箕尾人間死別雖傷心玉堂月只照舊深知遺情錄

公與尹春年同禍反也乙巳之禍春年為元衡腹心釀成故守愼得免死 掛一錄

公嘗問 曰子見學問人乎 歷舉當世志學者皆曰不然李復古 字啟 廣義公時年三十可謂見得早也 前言往行錄

公以文行少有重名擢魁科歷清要乙巳奸黨忌其名遠竄之公謫中問學益精有詩吟咏多敎校忠君憂国之至情著夙興夜寐箴註旨意精明士林傳誦清名益播

宣廟初蒙恩拜修撰 石潭日記

公謫珍島守臣希時亨風旨困辱百端罪人安得玉食至

賀粟米于山郡以給之一夜月明公使曰童奴吹笛。罪人安得宴樂因其奴　宣廟朝公大用其人遂坎坷終身 陪溪記聞

宣廟潛邸時受業於韓明澮因論經義每稱盧守愼之說　宣廟問是何人言明澮嗇令大儒以非罪放海中宣廟傾心已久即位守愼以典籍還朝七年而入內閣君臣相遇偶然哉 紫海筆談

丁卯七月三公啓曰守愼學問精詣可倫經筵勸講必有裨於聖學放還敘用

公以有重名乙巳以吏部謫珍島十九年辭闈彌高有石東山之望　宣廟爰立之後一無建時明有混世諧俗之事士林大失望 陪溪記聞

守愼自復職之後每歇退休上章乞改養父母命授近鄉州牧以便養親拜忠州牧使陛忠州觀察使未赴任遣父喪免喪陛辭憲長懇辭不獲將南歸尚州省母　上敎曰卿不可一日不可予左右將母上京以全忠孝可也因命慶尚道發轎軍護其母上京守愼感恩流涕時李滉已卒重望在守愼而　上只加恩寵無共理國事之志守愼憎被前禍不復以行道自任士林猶以賢人立朝倚以爲重矣石潭日記

李珥每於入侍之時多所陳達盧守愼謂人曰李珥於經筵多言　上所厭聞恐其生事我欲止之而不相知故不能耳珥聞之笑曰我退則無言者穫翁可無憂矣既不能自言止他人之言乎日讀書何所見而如此乎韓修曰穫翁非但

詩文亦有伎藝而相方則極拙可惟琪曰相方不可以伎藝
觀也古人則歷艱險氣節彌篤衛藝則不然二十年遷謫之
餘氣節消盡矣

盧守愼謝病　上累賜不允批答鄭澈製進其畧曰大臣
無可去之義而有必退之志則不過苟爲謀身以圓固也自
卿爰立之日衆喜得人皆以爲至治朝夕可見而式至今今
蔑乎無聞此何狀寘人之恥也正宜君臣相警勵期補過
之不敢尚安忍恢自便而忽大義乎於是義者皆曰已至
近於論劾澈時爲年少士類所忌棄此排斥者蜂起焉而相
推治曰不類王言之體有迫促輕蔑之意狀安敢書曰[illegible]
不合批答之辭實是公論也上全
上手敎諭曰惟敎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伊洛之脉[illegible]

為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爲岳之功九鼎之勢以予之不穀治令日得免收顛沛者是誰之使然耶昔在瘴海天其或者動心增益出為大用遂予叨承爰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方切仰成之際遽見求退之章以予孤薄賢相棄我而山田泥若無所容卿以予為不足為乎如以為有過也明以告之予將安意以承卿不可退有後言云云奇慎感前出規

戊寅遞相李山海問李珥曰蘓翕遞相有關收時事否珥曰蘓翕不能建明人多少與之但令世雖使出世之才居相位安能有為乎臂之工匠則蘓翕乃拱手坐食者也雖無大無害蘓翕遞後若毀瓦畫墁者代之其害豈淺乎上全

公作無建白崔永慶譏之曰盧相國之啞宜朔之治腫蓋

治腫用末言前哩爲良故也 松子野談

姜士尚 詢曾孫○四子承旨緒參贊紳晉昌君紳令知紀

姜士尚字尚之晉州人己卯生癸卯司馬翰丁酉甲辰文科戊寅拜左相辛巳卒貞靖公子絢追榮 贈補祚功臣議政晉川府院君 晩天集誌 白軒集諡狀

方巖有度風神凝迅言笑不苟李保國事以公同庚歡結納甚公終歛屍幾彼中傷 白軒集

平生不營生產子弟嘗請構小庄以備退休公笑曰仕宦者但宜不得退。何患無飯乎 上全

士尚立朝三十年不肯出一言論時事每曰國家治亂在天非人也力居官不張公論不循私情任其自然而已喜飲酒醉則尤不言每對人只以手捫腹而已士尚拜相之日鄭澈後

經鄭仁厚柄相歇徹曰人生幾許何用自苦願叔父慎勿聞
以事柄臺取相位以活我窮族聞者冷齒 石洞日記

金貴柴

金貴柴字頤卿安東人號東園文科平亂功臣辛巳拜相至
左壬辰倡倭癸巳西竄 道殁
請宗朝許積陳白伸寃

鄭芝衍

鄭芝衍字衍之光弼曾孫 文科癸巳拜右相
以有時望以王子師傅侍 上於潛邸以故眷顧特重晚始
登第十年間至拜相朋故已盡無與左右而且不免爲時
輩所以誘人以是短之日月無
癸未八月芝衍有疾 上遣承旨李訒問之使擧自代之

行學李山海且曰無係好惡之偏來享和平之福又使司禄禄
啓曰朴淳彼論恐不無自取之事然淳自幼年立朝以名節
自持至如三司所論恐是太過臨卒遺啓曰大槩論是非
則彼此均有之以忠邪卞別則皆是士類恐未可遽加其名
李珥志大才敏為国效忠而其性卒易疎濶偏執已見喜
変更若柿任則未患有誤國之患珥能以聞己過為幸及未
諸已痛自劾責変化氣質成就其德罷安知今日之多
口還為珥終身之藥石也哉傳曰覩此啓辭荒雜無倫不
足備覽況已起草何不即答而至於卒逝數句之後乃啓所其
間之事有雖盡信直之上同

鄭惟吉 鉉玉舍潮

鄭惟吉字吉元光弼孫號林塘乙亥生戊戌魁科度南京

戴辛巳拜相翌遞奏未復拜至左者社賜九杖戊子卒年七十四

幼有異質文翼公常語夫人曰此兒後必至吾位十七中司馬第六諸考官奇其文欲首之首金瓦成曰此子異日國器勿令蚤洩 諸陰集神道碑

戊戌登上第 中廟遣中使諭光弼曰予幸擢取上得卿孫為壯元予喜得人一時艷言之 名臣錄

仍賜宴需即日唱榜拜正言賜一等樂光弼方病瘧苦吟不覺頓愈撫公背曰真孝孫也 寄翁雜記

賜暇湖堂陞承旨特令仍之開曠代異數也 神道碑蓋

尹元衡當国為其子求婚公峻却之設同宗會宗人欲邀鄭汝立公不許後人服其名 名臣錄

公以名家子必有文名且風度帶長者氣像壬戌間李樑忠
勢跳梁惟吉惟柔不能自立頓順樑意時與文衡欲引樑居
文衡故上類賤之石潭日記
負一時清望與樑相好嘗以書抵樑曰晚得心朋餘生可
書偶失於道為人拾得自是頓失名節遂賦甲篇
丁卯以貳价赴到遼野車涓泥淖譯役皆後忽有捷虜數
十騎來至若圍住狀先是過此往遭切掠左右僕御無
不失色盧見公在車中端坐不動相視曰大人也見出大達
然後去神道碑
辛巳由吏判拜相諫官執論　上曰右相以寬厚之兄和敬
之度凌雲之才每因於書生之說豈非尚也遂許遞癸未復
拜上仝

公常歆遠名勢不立門戶私結後進以敬屢致納紅意然不樂先是夢至一亭舍心甚愜後買亭一如夢意境仍名

愛賓堂曰退憂

柳墺

柳墺字克厚文化人　文科平難功臣始學府院君乙酉拜相至領　卒

李山海

李山海字汝受韓山人號鵝溪　文科光國平難功臣己丑拜相時年五十至領鵝城府院君

始生季父之茲聞啼聲言伯兄之蕃公之父曰此兒奇異須善保養吾門其自此復興乎五歲始寫屏風運筆如神目爲神童嘗以墨汁塗足以掌印於紙末。以知少兒之跡十三歲

忠清右道鄉試 中窓閒話

四歲能讀書五六歲能作詩書筆獲名振都下二十三釋褐歷
部清顯頻清慎得時望既登台司生老之心有金公諫者仁
嬪之弟也仁嬪罷冠後宮山海以事公議以固位昏庭之衰
不恤吃詆遂得罪清議士庶之亂以首相建西幸之策大
駕既西從公論竄平海而聖眷不衰乙巳鄭琢請放逐蓋
迎 上意也山海來復入時柳成龍當國之秉山海懇骨髓
其黨謀害之至壬戌遂逐成龍而代之閣就朝廷上覺之
尉熙門外十年不忍詰漢記聞
火有文名出宦遲淹踐歷清要為人清慎而史氣節無憾
避人言故無忤於上下不失物望合黨之後論一從東人
如李珥鄭敵皆是親友而不恤相負珥語人吾友汝受不

久必作政承矣此國政之應[illegible]所敢為而挾以清
名者居之故後具人也[illegible]日[illegible]
顯宗朝李選疏中言公名山海二字不書姓蔚與甫瞻並
稱公之孫李[illegible]前司果疏曰[illegible]賠罪人也匡祖名相也年火
之人素昧典故而然歟抑亦有意而然耶匡祖山海五歲奇
童擢科　明廟際遇　宣廟[illegible]國平雖俱封兩勳肇鼎首
揆迨三十年當在鉉長時論[illegible]金應坐作以專擅　宣
廟宸翰傳于政院曰更判之為人學德宏才大咫雅量精
忠苦節姑置勿論只就其磨氣激論之言若不出口身苦
不勝衣一團真實之氣渾然充積無一點矯詭辨之
態誠可謂君子中君子人彼應坐者不知予意所在乃
仰首饒舌襲惑　雖聞述其所為歆吠日者無異往年慶

妄讀柳成龍今年應生讀李山海茲二人者乃邦家楨榦之臣有蠅交亂至於此極十行綸音宛然如昨豈後生新進之輩所可用易踐蹈者乎其所為言不過稽戊申間事耳是歲仁弘投疏媒孽時相一種浮議以臣祖父原任閑居挑戰有通匡父處全雖被刑之禍其間是非自士類公論取後光海拓國用贍用事論公東西異人既更勸加勳藉於匡祖既沒之後又錄匡父匡父抵章請免匡父差其疏則豈能逆料今日之為口實而兩開辭當日之富貴哉述而

鄭彥信

鄭彥信字立夫東萊人號嶺庵丙寅文科己丑拜相鄭汝立獄辭連竄南海辛卯卒（辭己丑獄）己亥復官（辭己丑獄）

將拜北兵退番湖敗義者升蕃公惠信生子瓢冒公姓名
若賈又云上全
癸未尼馬介之乱擢拜感覺巡檢　上嘗雲翔公長於
知人入幕之士如李舜臣申砬金時敏李億祺皆
名將也
道事說改以觀察使因類北門
鄭澈
鄭澈字季涵延日人歸松江丙申生辛酉進士壬戌別科
光国平難功臣寅城府院君己丑拜相至左　寧江界士
辰肯癸巳卒年五十八文清公甲午追削至敎追刑之諭
仁祖癸亥復官　古庵集碑表
文從金尚西學與奇高峯游

公善歌辭嘗作關東別曲思美人曲一世傳誦茲關東為訓
民曲使民諷誦
必以清真著名有聽馬御史之號東西分黨之後為李徵
所斥遂久處散地己丑獄為右相治獄頗有微隙之誚活
記聞
公有一兄殞於杖下婦夫桂林削髮而披詠沈宜之托實
出於伉藉之計而其遇父母忌日一月斷飲水盡自潔赤
心奉公市人皆謂鄭徹李珥二大夫之為憲府也獨無
各司橫斂也重峯西
辛巳趙憲為全羅都事未幾公為監司憲時與李徵
金字顒游始信數公之說即日移疾將去公請見曰公與
我素昧平生何以知其凶險耶留與共事見其為真小人

然後至來晚也憲不聽公乃介李琪成潘顯與共事既而又義日密憲曰始吾不明幾公矣重奉行狀

崔鳴吉嘗問於李恒福曰鄭松江何如人恒福曰半醉時抵掌談論望之若天上豈俗子輩所可彷彿耶鳴吉後語人曰吾未見松江而以白汝高眼斂服如此可想其言論風采也遲川遺事

趙翼問於金長生曰松江已死事有甚過舉乎長生曰松江別無過舉只有一事可欠梁千會疏松江不自為之而千會為之似不韙曾西集

金長生見公〻曰擬汝立黃海都事及金堤郡守之銓正斜正何如金曰吏判何能逆如賊狀此不過公罪公曰公罪罷奪此〻有之鄭賊若得頒兵之任為害不細論啓何

[illegible]金爲三論其不可公曰奴乃牛漢師主張也（江上問答以爲主[illegible]）

（[illegible]曰故主任其家有兩地之人嘗遣如是之後[illegible]山[illegible]事[illegible]今則宗社之患又當何如其時鉛書不可[illegible]）

[illegible]帝之閒之言故山海（帝者山海六月親即自以爲東西南中論三賢相親者）山海大[illegible]

[illegible]遂來 爲至山海曰有一長者（諸牛[illegible]）必欲殺我[illegible]當免矣李

[illegible]則不然自是山海大啣公及城陣（漢決所撰相江行[illegible]江上問答）

[illegible]有宴會廟朝罪赴彿山海有故不知作詩送之數以[illegible]

[illegible]公見之曰大監今日直出自家辭（書翁二音）類猶辭 山海閒之[illegible]

（[illegible]江上問答）

之辰爲到寧遵問其駐蹕處於諸臣或言往北道或言往

[illegible]公曰江界甚好請行江界人皆相顧愕然已[illegible]

[illegible]公年事逾爲後光本當及門公既蒼祿西塞[illegible]

[illegible]亦復被白被乃以日迫公門嗚罪業於是益知讀人之橫

公有官是矣已春廷龜在關西如過公於成川寓倉公門知之曰君是日來吾門者邦一處而嚴公之朝夫廷龜以故官科指雖風霜凜遂之餘而豪風洒落英氣發人如神仙中人云 月沙集

公為好臣爾謙以為將殺信城母子 上既怒一日以問申砬信城住母子婦砬曰臣請以百口保之此不過不悅者欲論殺耳微雖狡獪說其心事真坦蕩君子也李恒福每歎砬為不可及 都地遺申砬墓碣

指紳間有飛語謂公嘗有豈無一日之說蓋謂公有欲山陵遂崩之意也終至流入大內 上手札問于鄭昌衍曰鄭澈一日之說卿亦聞之耶予虛實何如昌衍對曰流播之言無人不聞臣何敢曰未聞乎但指紳間喜傳此說者皆平

日不悅欲徹之人也是以臣則不為信聽矣公稗聞見

庚寅建儲之議醸成辛卯之禍罪狀鄭澈悉出　上旨兩司之論特奉行　上旨而已然自　上深罪松江而不明其案自下憤惡松江不得其辭乃執永慶為言則是以建儲獲罪而殺士為名也魯西集

沈守慶

沈守慶字希安貞孫號聽天堂　勉科庚寅拜右相時年七十五致仕清白吏者社

柳成龍

柳成龍字而見號西崖豐山人安東縣仲郢子庚子生丙寅文科廉謹更時年四十九庚寅拜相至領光国功臣豐原府院君奉朝賀文忠公丁未卒壽六十八

公以聰明博學李滉一見異之曰此者天之所生也
以書狀赴京太學諸生數百來覲公問本朝名儒相顧言主
陽明陳白沙二人公曰白沙見道不明陽明主禪學皆不如
薛文清之正學有一前日士夫趨向久矣公能正之吾道幸
矣

拜礼判時　上命擇駙馬毋避李姓蓋有屬意者也公曰
禮不娶同姓為遠嫌也對聰娶対殷女為妃綱目曰大羊
雜糅唐昭宗以李茂貞子為駙馬此受制於強臣不可為
後世法也事遂寢

公天資甚高穎悟絕人自少為學以精思實踐為主平
居莊敬自持終日儼然雖家人子弟未嘗見其有欹側解
之。及其容待人接物則藹然如春和龍人絕吝之言不出於

口隋慢之氣不設於身故人之見之者自然有肅敬之心蓋所謂修身於禮以終其身　鄭愚伏言

公自為秀才時以遠大自期雖俯就科第而富貴利達視之如浮雲嘗留意於經濟之業礼樂教化之外如治兵理財等事靡不講究纖悉才足以應務學足以致用而石以格君心為致治之本每對之際精白一心積其誠意開陳義理委曲懇惻　上甚重之屢有望之起敬之歎朋良相遇以之所守覩而朝論角立毀譽相乱不得有所敵為建其遺雅衆乱受任於傾覆之際則其所以焦心竭慮勤懇於市制之間施措之際以國興復者此之貞元之陸贄亦不多讓而所定內外備書難難則有眾之為蓋有中興諸臣中為

績敏著

以書狀赴京序班引僧道二流序於前列公謂諸生冠章甫反告彼後乎諸生曰彼有官故也公謂序班曰吾輩以冠帶之人不可立於道釋之後序班言於鴻臚引二流置後道中動色 吾邑錄

尋復慶遺疏言有朋黨之漸 上召大臣示之問孰為朋黨外議洶洶以為歆禍士林三司疏論至欲追削公曰大臣惶恐進言有不當則辨之而已諸人從之不為已甚 語西崖行狀

有才識喜敷奏經席啓辭人稱皆美但不能一心奉公時有顧瞻利害之意君子以是短焉 石潭日記

自文章學行為一世所推雖久為三公清貧如寒士焉 歐公明人不敢干以私卒為奸人所譖去國故安東舊庄家

食十載而卒朝野惜之然素性嫌遲言語溫恭未嘗失色於人故火骨鏗風責備者不能無恨焉陪溪記聞

吏可乃刀筆之業不足為貴然宰相有吏可者亦難得方壬辰癸巳倭寇充斥天兵滿城之日相書旁午文動盈如山積公到着則以申欽疾書為命執筆口號成文聯篇累牘迅如風雨而筆不停寫文不加點煥然文章雖咨奏之文亦然真折衝也李德馨李恒福其亞也象村彙言

嶺南人稱李元翼可欺而不忍欺柳成龍欲欺而不可欺晦隱集

朝廷錄廉謹領相李恒福擘公姓名顧同僚曰此老不可以一善名但欲洗鄙塢之誣耳蓋指文弘道啓辭語也行狀

卒之前夜起坐坐平常誦洪範　上遣醫視疾與訣曰
遠來勤苦無以報　上恩仍謝客曰欲安靜故化耳命侍
者離席堂中北向正坐悟然而逝有遺言君道八事又遺戒
謂葬都民皆奔走會哭曰徹公吾屬無類會葬者四
百餘人

爲都體察使有列邑移文事文既成屬驛吏過三日後復
取其文將追改之驛吏持文而至令詰之曰爾何受書三日
尚不頒列邑吏曰諺云朝鮮公事三日小人知三日後復改故
故遲至今日案公欲罪之仍思之曰是言可以警世吾過矣
遂改其文而使之頒　於于野談

李陽元

李陽元字伯春宗姓驕驚渚　文科光国功臣漢山府院君

辛卯拜相至領

崔興源

崔興源字復初恒曾孫歸泉松　文科扈聖功臣寧平府院君壬辰拜相至領

尹斗壽

尹斗壽字子仰號梧陰海平人癸巳生乙仰生負魁戊午文科南床壬辰起謫中為御將拜相至都體察使海原府院君扈聖功臣光國功臣文靖公壽六十九

釋褐時李浚慶而與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毘同榜奇大升亦嘗以大人氣像許之月汀所撰行狀

文學欽成聽松質疑履素翁

閒居一圓春和言笑怡怡孺子可押至大故談論拜氣睽亂

色莊而不可犯 簡文集碑文

與諸宰相議事。有不可已。必庚枚而 上旨者他。諸宰相
逡巡不正言公狎侮椽吏筆必盡言或被 上震怒不顧也
他宰相有面赤者而公色怡如宏量洪度嶽嶷淵渟望之
崇深也公功既成而公已見脩矣解相故第任真守冲無預
機務而國有大議言之愈力 象村集碑陰陰
陰作相之陰頻有時事瞻當崔興俞昉二相拱手而已
一日公聞妻表不出偷退司諸宰聚首終日不得了一事
李誠仲令曰日始知政丞不可無也如群雛之失其長論議
無所抗衷或曰頷石狎非相乎誠中掉頭曰論議則可
非所能也 俞寄
李元翼初入臺閣以簠簋不飾彈公後公因公事往渴

公公無微色留與語曰貧族之行婚遭表者皆責具於我為
以其須比有饋不得不領留臺啓之發理所當然吾何介念
酬酢良久言皆由中適有鄉族書乞婚需公郎命侍婢曰
某日驛官某有所餉匹段爾其來侍婢還告曰本無是物矣
公笑曰婦人輩以公在座欲譁之耳便令取出來全封界之
晷不動色元冀服其偉量終身敬重焉後孫至參稱
趙公私見聞

李誠中好言人美惡嘗曰稻陰依事多私且不能無心於
東西師不喜逢迎　上意是可喜也　聞汨董
俞澈　己酉進士　孫伯曾

俞澈字止叔杞溪人號松堂癸丑文科平難功臣杞城府
院君壬辰拜相至左忠穆公甲午卒

為監試考官得栗谷特冠多士或嫌其少日學彈公曰初學之誤程朱所不免議遂定 谿谷集部

勾春川府使民有獻白雉請以聞公却之 上全

初失怙及長每遇忌月輒食素二十七日以寓追復之意 卒

公作相 上謂左右曰右相何如或對曰不能氣節 上曰氣節吾不知但不思而言鄭澈聞之曰知臣莫如君若彭祖如此四字嵩翁雜記

任僧遇司人有從東方來者言賦勢孤弱則必曰此人則可言賦勢熾張則必曰此人不可用或譏之曰公之應貶都從[illegible]出何也公曰詳見賦中形止然後可知孤弱此可用也只望見賦之橫行而曰熾張此不可用也聞者大笑 上全

鄭琢 丙戌生壬子司馬□初歸校書館玉堂舍人銓

鄭琢字子精淸州人號藁圃戊午文科甲午拜相至左乙未救黃廷彧獄被劾遞癸卯致仕貞簡公乙巳卒居釀泉退溪門人

癸卯夏以判中樞乞致仕　上下其議禮曹啓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者乃是禮經而有德則不許亦是礼經蓋人臣節力已衰之後不可强縻職事而人君之不忍遽從其請亦從優老之盛意我国古制雖未詳知參而見聞亦有所傳文武致仕者有陞秩給俸賜敎之典又有給驛還鄉月給食米之敎前者故相沈守慶致仕而加致仕二字故本啣上引年請老雖是古礼今無可擬之例云　上答曰礼經有致仕之文国典有致仕之法前代有致仕之制猶我国猶不行之似乎優

老之意老之者安知天天縣車古之道也今琢退去其鄉仍乞致仕從其願恐無不可遂議于大臣竟從其請 僉載 宣祖三十六年

當事敢言有古爭臣風劾權倖尹元衡等之罪前後四人 東洲集 謚狀

壬辰扈駕至鐵甕以貳師從世子趣伊川又隨分朝南下 謚狀

丙申夏朝陵卜日而雷震禁內公進曰曾以鼷鼠止郊今譴告非常宜克謹天戒 上為寢行其秋李夢鶴就擒支黨極歎約以拜陵日遷作而不過聞者寒心 謚狀

初釋褐李浚慶一見罷之曰狀貌類雌龍後必大貴

金應南

金應南字重叔原州人號斗巖　文科扈聖功臣原城府院君
甲午拜相時年五十至左
李元翼　年八十八
李元翼字公勵號梧里　恭定王子益寧君四歲孫丁八生
負後五年及第壬辰以西伯入相至領賜几杖扈聖功臣完
平府院君文忠公
光海朝竄反正後復入相都民父老望見相慶曰李相公至矣
以老乞骸骨　仁祖不許丁卯秋請故鄉里宣醞以送之令
該賜司饔祭禮以表險德曰平生儉素可敬遣承旨復
命　上問其居處對曰茅屋蕭然不蔽風雨　上曰爲
相四十年有茅屋數間而已耶令丕道作正堂以賜之
甲戌卒　上遣都承旨李敏求往弔敏求回啓曰領樞長

事寫不能成樣　命送棺村諸具　世子臨[illegible]吊百官會哭
都民又民亦會哭
公襟度精明表裡純一平居辭氣溫〻色笑臨事凜然如山
嶽之不動若夫居官處事純用詩書參考古事而自合於
理有宰臣語人曰孰謂今世無聖人完平真聖人也時當國
事之會廟堂有大論必待公一言而決鰲城必曰偉人[illegible]
記
公歷事三朝始終一心忠勞著於板蕩節義彰於昏亂遂
聖明維新拜命功存社稷道扶綱常此其所立之大者
若其恬靜之志清白之操承家之孝奉公之勤立論之正
于義之倫表〻在人耳目者猶口碑也澤堂
初公釋褐肄習韓漢語專意講解後值壬辰天兵東征

使尚旁午而譯官所言不過水火寒暄而已彼此旨意百不通一公時為閑西伯接應酬酢毫無踈滯大約大喜曰漢人耶時始以書狀赴京有舌人於使臣與禮部相接之時變如辭說有所要求意謂使臣未解華語也公默若不知者遲到山海關逢華儒探討東經史問答如流舌人伏地頭曰死不償罪願乞屢命公亦默然不答及登台司譯院都提調比諸譯院公事皆以漢語稟定由是人皆自力大為國家之用公[illegible]見聞

李德馨 參下湖堂南來三十一主文三十八入相二男如圭郡守如瑾縣監如瓊說書如[illegible]庚戌文科年二十戊戌拜相至領文翼公

李德馨字明甫號漢陰廣州人克均五世孫生有異質工吐辭擅十四楊士彥唱酬數十篇曰君我師也二十登第

宣廟特講綱目進才臣賜內藏御帑李珥薦五人公進
李恒福與焉一時榮之
甲申黃玉詔使游漢江曰聞朝鮮有李某者願一見之公辭
礼無私覿玉書贈一絕有小序畧曰聞君風度氣像逸超見同
余未獲相接書此以贈為神交白沙所撰墓誌
玉堂叅下暘暇湖堂為一時第一清選至此豈濂李珥方以
文衡與李恒福俱有應選之望有一宰相夜訪屏人曰兩李
果有人望未知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珥曰二人辭業方
盛何可敵賢且薦人貴得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
能得墓誌
明年春瑞葱臺製長居首自是戰輒冠軍嘗於庭試同選爭
道者先問政院明日李某又占高第耶公聞之稱疾不試上

辛卯趨拜叅禮大提學時公年三十一望實俱隆老師皆袖手讓及朝廷會薦公獨以一國滿座愕然曰此何耶金貴榮笑曰老夫所為人皆失色金徐曰年少位早稍待才老德熟如何公聞之欣然士論兩美之

壬辰筆舸會賊于江中是日群臣諸將見者無不怵然變色易容者公見賊責以大義辭氣猶烈後玄蘇亟稱於人曰倉卒辭語無異平日信不可及也

癸巳以都憲價接大兵應對諸將稽辦糧餉常叅幕籌謀稽累勳已見

甲午丁內憂喪年久　上以國事方艱非公不能為奮情起復屢辭不起　上曰予不以賊不退為慮以卿不出憂君拜吏兵判墓誌

禍鍋年火氣銳輕視天下士動以氣勢厭倒人皆迫駭
上命公往偵鍋一見傾倒深加器異曰李某雖在中朝當端委
廟堂尚屈百僚異哉　上聞即登庸年三十八
劉綎分道南而綎言緩故　上曰須得才能臣文武備具為本
国第一人事乃可成　上顧恒福曰意有在耶對曰必李某国
命從征劉曰得李公吾事濟矣劉綎令間密諭行長使遁去
欲因以為己功公夠得其狀先令李舜臣告陳璘邀伊人殺之
公惡綎邪為密啓于朝有甚公者令綎聞之綎大怒曰俺三十
功名因李某墮落盡耶已及洪汝淳以此事密劾公　辭職
答曰卿之心事如青天白日狂風怪雨雖欲發作其體固自若
也行狀
扈聖錄勲李恒福惟陳公請兵事　上曰李某當倭奴充斥

之日扁舟會賊非安身殉國者不能也尚元鎮公辭甚力大臣有忌之者指公辭劄曰此皆實錄漢老辭勳宜矣左右爭之不能得墓誌

自李恒福去國公益悵〻無所聊倦顧国事憂慮 聖德每敏私第仰屋飲泣却食不進唯索冷酒熙然而已八月退收能犀時年五十三得疾日思遂不起今所大臣所以毋之議明甫起歆急攻余歆待時卒從余議余先歸退明甫孤立未盡所言泯〻而沒使志士殞淚千古余之誤明甫墓誌

訃聞震悼命復爵建祠軍民各出貨財奉祭於門者踵相接李恒福自廬原馳及大斂或曰栗谷之卒三學生徒集會哭西厓之卒市人亦哭今公名在司敗三司交章之日死又

旅

如是何也恒福曰聖人云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其義
消矣上問
恒福挽詩曰淪落村閭舌欲捫自君長逝暗銷魂題詩不敢今
明語專俗窺人喜造言造言二字蓋以指造訓二賊也一
時密相傳誦而悲之續雜錄
公謙謹自持不色於藝予居鄉若無能推賢讓能以下從
應對賓客似叔向知無不為似宋璟尊儒樂善似晉正不
私黨似司馬光上出於晉鄭之間不失為名大夫下以出於
周宋之際不愧為宰相墓誌
公精神秀朗風度凝遠未弱冠人已以公輔器期之矣天分
甚高絕出流輩而謙謹自早未嘗有一毫矜高色平居鄉
人若無能而遇事英氣奮發立朝三四十年匪躬盡瘁不擇

夷險卒能贊中興之業方且自是歛然不以功自居與人相接色笑擁若和氣襲人愚伏集

光海初政已有斁滅倫紀之漸公於是時抑先事盡言欲以防微於未然凜爾冰霜之節確如山嶽之鎮惜其言略不獲聽政治天夜光明月終為按劍之敵自是朝廷日尼大臣之以言逐者陸相接一時稱倍里與弼雲兄公為皆朝三李其盡忠同以被謫亦同也 李蒼石

李恒福 谷下 朝壹南床 ○男星男倉守箕男郡守慶

李恒福字子常初號弼雲又號白沙晚稱東岡或稱清化直人慶人州孟嚮之後參贊晏亮子為辰生庚辰文科應聖元勳登議府院君成成拜相至領文忠公丁巳謫齊母謫北青

并

公生而不乳者三日不啼者三日家人憂之使瞽筮之瞽曰無憂是當孤貴鼎軸之餘崇於父公二歲八歲聰悟絕人參贊公奇之例琴作鋼句公應鮮勿有丈夫氣琴藏千古音聞者知其將成大器十二三已負氣好義有踈財濟物之志嘗著新編陰騭衣藥者見而歎之即解而與之又嘗脫屢與人見以故貧谷而捐行狀

南成童雄健喜勇善火攻之戲角觝蹴踘毋從天人間而功績逐拆鄙力學三十五擢文科明敏稱旨　上每名呼曰使李某傳說同僚拱手不敢望每大臣議論公周旋其間務從平反所全活甚多後常侍講筵　上特召公前道閭事時事而亟稱奇才奇才此行　上曰頃於鞠庭一面錄囚一失非人可及面來啓陳如影響曲盡情意通者也

庚辰別試與李德馨李廷立并登第時人謂之庚辰三李

[illegible]卯為戶議精核要會節縮冗費綾閱月庫藏充牣判書尹

[illegible]壽大笑之數曰文翰士乃能辦錢穀其通[illegible]也狀行

士禍起鄭敵為禍首疾譴江上禍機甚急門生親舊休迫不

敢問公歷訪從容人皆危之時名流目為黨人貶謫殆盡有

臺官將貶公竄黜中大憲李元翼力救獲免狀行

壬辰亂初公自新殉国每公退處外舍閤內門葉無以家

事閑戎與兄姊相訣及扈駕到松都特陞吏參護二王子

先詣平壤尋陞刑判拜兵判狀行

公見李如松行師有紀律白　上曰師必有功但幕下有鄭

同知趙知縣二人用事異日沮大計者必是夫也及碧蹄不

利遂為和議所撓鄭趙實主其謀上令

來儒真之死分朝諸臣欲奉世子還朝以避賊公上劄陳其非賊既平世子自洪州欲移駐保寧水營使公往審之還說對以為不可駐或疑之公曰未保寧勝鋒冠湖中恐其居之啓異日後患心上公

丙申為楊邦亨接伴邦亨敬重甚至常曰東方有此人物何可以外国輕之

自壬辰五月兵曹大賊充斥天兵水陸轉集凡事閑暇張皆皆故本兵公隨宜措處而然有餘地恒蓄義布嘉之備急時之用楊鎬服公才猷每遇事之難者必曰須李尚書行狀

壬寅罷相杜門謝客遍讀經傳及濂洛諸書課程甚嚴和性喜山水每值使辰輒從一二子姪匹馬往中興洞經嘯吟

竟夕而還行狀

癸丑被劾出東郊寓蘆原村舍斗屋蓬戶疏櫺不給處之晏如也杖屨徜徉山水常微服跨驢游清平山至昭陽江同舟火耳輩不知為相公多所侵侮且詰其來由公曰聞此地名山水欲徊托而來火耳益驕橫指指一山曰世傳此山浮來故移來者多致富耳能來住則幸甚仍附耳相語曰此人賢著述園必見納乘堂上也言訖揖去公戲作詩曰晚年始偶下同君老一翼莫憂生事薄自有浮來山聞者捧腹絕倒記

長男星男為賊叔所誣係獄家人欲以賄免公痛之行狀

四長移居忘憂里戊午正月謫北青命悉以歛具自隨戎裝

子曰我即死後無朝服斂只用深衣五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三陰邑士民聞訃會哭者不記其數道內士人寄各孫文敬全嶺南士人鄭松等千里致賻皆素未嘗識者也行狀

公天資甚高軒豁有大度儀容魁偉風神凝遠少時家爽

音悅一管技習自念情有所偏必害于身心遂痛絕之自

後絕不近辭色出入將相二十餘年功存社稷澤及生靈清

冰玉重如喬嶽國家之柱石士流之冠冕至丁巳一疏社倘

之樹正氣爽、軒天地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行狀

日稽福嘗謁李珥、知其國器謂曰我有故志子有故志於

之陣時李珥方秉銓衡用公嫌於形迹不能毀叨亟丈未成功

下世公終身以為恨續雜錄

公到北青有詩曰古堠松碑碑記北青板橋西畔火人迎劇山

定歟因豪傑回望千峯鎖去程寫於姜亂福之家亂福善治產
收甚足醉飽進日不知人間有憂畏事公戲題其後雖回人生
不必辛勤作宰相但得如姜亂福之足矣北遷錄
公既後光海驚悼命爵復犯川及北青人建祠朝廷設祭而終
莫能止
公之發有一士吟詩悼之曰鬱柱蟠天之妥帖鑿之柱抗奈天
何北風吹送回山雨我淚多於此雨多續雜錄
士辰遣報日急賓客滿座深夜客散妾吳氏使人覘之公蒙
被而卧妾由中間入公望見既開戶妾立在戶外未暫入面狀
公曰吾非無情者國事列此不可顧私今若漏泄國事無益
公曰吾非無情者國事列此不可顧私今若漏泄國事無益
於事徒亂人心汝好之隨兄而去終不能及曉趨朝妾決死突
前執帶願少留百所指教公不佛衣再三至拔佩刀將斷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世則其能為韓富事業乎蓋其意欲以韓富自況亦知崔公可與商量此事也崔常自言象村雖座上必問近見張維孝來知有何述作云耶數語外未嘗及他云然則公主事業中主文章兩公所存槩可知矣上仝

李憲國

李憲字欽哉宗姓歸柳谷　文科子難光國功臣至左公性戇直在　上前所欲言者不為避諱　宣廟常優容之上辰　上至開城榮免二相公以諫長入侍　上方擇相以卒相座目指默問曰鄭琢何如對曰琢雖清慎無濟世之才古人所謂束之高閣以俟太平者也又曰崔滉何如對曰剛介則有之性褊狹不可任大事又以俞泓黃彧為問俱以不合對　上乃擧崔興源尹斗壽入對以為當遂登庸人以為難

閣下孫

戊戌己亥早間連除吏曹判書俱辭不拜　上疑之及問相
特除公曰予未見諱吏曹者此人所辭之其可相也貴璫來
問觀聞天語出而語人上全

等山海奥洪文靖相國公啓罷之相臣無

金命元子齡孫萬鈞子甲午生戊午進士○南原人　進
原州人

金命元字膺順慶州人歸潤隱辛酉文科平雜功臣成林
州院君壬辰起復都元帥庚子拜相至左忠翼公壬午年
六十九

戊辰巡按咸鏡道軍務歷覽山川形便防備要略條奏
嘉善己卯進嘉善義州牧臺諫劾其驟陞　上曰金某
將為節度使不可改也辛巳果拜平安兵使　澤堂集碑

右揆狀 上問大臣曰金某雖乏瞻當之材寬厚有容白首
勤王事予敬卜之

尹承勳

尹承勳字士述殷輔從孫歸清峯 文科 北征藩湖 二三
拜相至領

柳永慶

柳永慶字善餘全州人歸春湖 文科壬寅拜相至領議中
寬慶興自處禍壞後伸 並詳 宣祖 老海朝

奇自獻

奇自獻字士靖幸州人歸晚全 文科壬辰拜相至領丁巳黨
北癸亥判中樞甲子遭
己酉十一月判中樞奇自獻上劄辭職兼陳去年被黜之由

其名之祇[illegible]上[illegible]故伸其兄前日柳淳疏中[illegible]

庚戌四月自祇呈當直上言欲與柳淳對[illegible]

衙議大臣拿問柳淳受刑二次言其上疏判書宋[illegible]

使為之書送疏草云：又引[illegible]長皆拿囚面[illegible]

故送傳曰淳之前後所供變幻不測必有負[illegible]

而年譴不言其情可惡各別嚴鞫 凝川日記

沈喜壽

沈[illegible]伯懼連陳從孫歸一私 文科甲辰拜相至領[illegible]

[illegible]與甲寅被鄭蘊大忤南瞻

許頊

許頊字公愼孫玄孫歸貞曉 文科丙午拜相至左[illegible]柳永

慶黨[illegible]中削職付處

韓應寅　甲寅生丙子生進

韓應寅字春卿確菴代孫羅百世丁丑文科平難光國功臣崇
平府院君丙午拜右相壬辰八道都巡察癸丑放歸甲寅復
復官忠靖公

年二十四登第以拜注書記事明敏嘗值[illegible]
參對稱不受徹　上下教啓事須分明公應對曰啓
[illegible]參對宜高一時稱善

黃廷彧

明廷彧字景文　人歸芝川　文科光國功臣長溪

名臣至兵判

尹根壽　二十二文科光海丙辰卒年八十

尹根壽字子固號月汀月溪之弟丁酉生官積成光國功臣

敬庵聖功臣[illegible]府院君文敬公

[illegible]絕[illegible]百[illegible]祖[illegible]孝[illegible]編記歷代[illegible]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駕[illegible]西[illegible]國如[illegible]公以忠義自勵入[illegible]惟[illegible]

[illegible]歲之間三入廣寧六赴遼東每至[illegible]誠[illegible]

[illegible]

洪聖民 春卿子 俞夏

以聖民[illegible]時可南陽人號拙翁 文科壬辰起復[illegible]

[illegible]

李好閔 癸丑生[illegible]下湖南[illegible]選

李好閔[illegible]孝[illegible] 人號五峯己卯魁進士癸未魁[illegible]

文臣庭試敬聖功臣 [illegible]佐隨駕 [illegible]陵府院君文僖公

穎悟絶倫七歲通經史嘗一覽二百餘人榜記其名不錯
李翰儐華使辟公爲白衣從事辭不赴及登第以翰林學士
書堂　上曰教此人奇才也培養不可拘常規命脫紫袍好
意學凡有應製輒居冠扈駕西幸時上奏下論文書所不
大小結撰皆委公手及遭母喪辭命無主者　上命令悅
公千數哀籲不許曰辭命得失係国存亡非爾文辭不能除
事情詞鋒豈下於戰鋒也
壬子被逮即釋乙卯仁弘請逮亂公待命七年癸亥以九
朝耆舊優禮列八十二年名臣錄
公平生不喜服美　宣廟嘗謂曰近臣衣皆文綺柳
狀予甚嘉之仍舉御衣示之乃綿布衣也左右皆驚
上仝

壬辰亂後因家多事大臣數遞相任至十餘人甲辰[illegible]
朝著賜券首殆半李德馨嘗戲曰公何往而仕不至致
丞公曰公何往而不得為功臣一時傳笑
公嘗與白德馨謂曰公位崇品復何所望而去曰耶公曰
非有他意漢法至寬殺人者死白髮好殺人故不[illegible]
[illegible]大笑 浩溪記聞

宣祖朝儒賢

李滉 隆之弟戊子進士

李滉字景浩號退溪真城人甲午文科官至贊成判中
樞府事 贈領相文純公辛酉生庚午卒配享 廟庭文
廟祇享

天資粹美才識穎悟幼而喪考自力為學文章風成綱

歷遊国序時經己卯之禍士習浮薄公以禮法自律不恤人議
笑謗雅意恬靜雖為毋老由科第入仕通顯非所樂也兄灌
性懽好而死自是決意退藏
初公深自韜晦雖尋精學問而不教校言語文章至晚朋
友未知亦為道學儒也及其年益高德益邵光容非人精
華自病其實有不可掩者然後學皆合然尊師之意
集
十廟界遷公製告訃請謚兩表又手書之禮部號表以服
曰表文既好書法亦妙使臣故啓其言　仁廟[illegible]
以應教乞補外守丹陽邦有佳山水每於公暇游焉時吟咏
且記其勝以留邦後人傳以為寶適兄灌為方伯懼後
豈基邦守

明廟朝大司成劉儁以赴京遍大臣啓請以安于官職文有
才行者擇差乃以副應教李滉擬差未幾謝病而能左相尚
震啓於經筵曰李滉持身清簡在京時蕭然若寒士既可徵
之知經筵趙士秀啓曰滉之為人可扶渝俗朝廷不可久未
之
上教曰如滉清簡之為人以病退去自上亦留念不其
恪下手札諭曰惟爾卓越清簡聞世文章不貪功名聞
付卷嘉其恬退之志常冀其迅洛之日而誠之求備事上
于朝予心予心殊然不忘于懷予雖無周文之德爾豈好富
貴之陋斯速上來以副懇求之意 東岡雜記

自少志道晚境尤勉勵學問甚精密不樂仕宦退于礼安
能進易退時人仰之若泰山北斗元衡既死士林想望治
化及君滉之命一下皆欣忭丙寅三月拜大提學時重望屬於

於滉欲還辭其職讓于滉　石潭日記

守道山樊人望日重　明宗累召不至未年召滉使程侍中使

滉乃至未及拜命　明廟累遣滉曰在朝撰　明宗行狀及

拜禮判乃辭以疾李珥謁滉曰道理雖不可退以吾身觀之

初主初立時事多艱於之分義先生不可退去滉曰道理雖

不可退而吾身觀之不可不退身既多病亦無益為也時

成渾拜參奉不來座客有言成渾何以不來珥曰成渾多病

不堪從宦若強之則仕是苦之也滉笑曰我亦何異成渾

之辱而待我尊耶珥曰不然成渾之不若如先生則一身私計

不足恤也使渾趨路未嘗何補於國若先生在經筵之上則

為至道大仕者為人豈為己乎滉曰仕者固當是為人若不及

人而患切於身則不可為也珥曰先生在朝職使無敵所為

而　上心依重人心悅賴此亦刊於人也上之
某辭許遍明日不辭朝而故議者或以　山陵日迫不會要
而經故為非上令
以辰秋承召入京雖加寵擢而言不採用故意益決為集元
[illegible]所作之司補以己意為聚學士道以進說論[illegible]
非因細[illegible]此初已　上命印領辭臣已已三月以贊成[illegible]謝
[illegible]鄉　上引見于便殿問曰卿故何言況曰伏願聖明改
[illegible]士林　上入問何人可依信何人為道學對曰李[illegible]可
[illegible]人[illegible]頗信勿疑[illegible]天非學問之士但未遇稽徵耳[illegible]
[illegible]士儒生出餞傾城奔挽遲留三宿江上而南故石[illegible]日
記

性度溫醇粹然如玉以科第發身跳乃志乎性理之學不

樂仕宦乙巳之難李老奏削官爵人多稱枉遷奏復爵滉見
權奸執柄无無立朝之意　明廟嘉其悟退累加其階滉卜
居禮安之退溪因以自號衣食僅足味於淡泊勢利芥蔕視
若浮雲然秀外等室于陶山頗有林泉之趣　明廟以超賢
不知歎爲題命近臣賦之又命畫摹滉所居陶山而進其敬
慕如此滉之學因文八道義理精密一遵朱子之諸訓說之
異同亦得由暢旁通而莫不折衷於朱子居閑處與墳之外
他不掛懷有時逍遥水石間吟咏性情以寓蕭散之趣學者
有問輒罄所得亦不聚道以師道自處也平居不矜持若
無甚異於人而其於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節不敢分毫過
差其僑居漢城也冷家有棗樹數枝過墻子熟落于庭滉
恐兒童取拾而投之墻外其介潔不可尚已　宣廟初卽

位士論皆以為非滉不能成就聖德　上意亦屈於滉之自
度才智不堪大事又見世衰俗末偶者難以有為　上心未決
不敢大臣又無學識無一可時政懇辭尚未明決退與
及陶山言不及時政興情猶望復起而遽卒年七十　贈領
議政奚以一品之禮滉平高以遺言辭礼葬朝廷不許命勿號召
人奚氣國山之高俗陶山
礼及制高作青黃以山
徐敬德之論多認氣為理滉病之為說辨之滉為世所宗
光祖之後無特為非滉之才無調鬼神不及光祖至於深究
先理以盡精微則及非光祖之所及石潭日記
群臣請賜謚　上以無行狀不許曰何以不制長行狀乎其頃
曰昔者黃韓以宋子高第其制長行狀猶在二十之後況
滉門人安瑞學為制長行狀如滉行迹昭在耳目行狀有無

有何增減吾東方以儒名世者雖或有人夷攷其言行則不免儒者軌則若精神氣魄雖稟得不強才識既局誠有不及古人者但一生沉潛義理學言論風旨筆之於書者雖古昔名儒之言亦不足過 殿下於已死之賢行迹有著者猶且斬於褒崇況於一時之士寧有好善之誠乎李滉之謚雖遲一二年猶無大害四方之士疑 殿下無好善之誠則其害豈淺乎

上可之上令

上謂侍臣曰李滉弟子有立朝者乎副學柳希舊曰李滉弟子立朝者鄭惟一鄭琢金就勵其人也謹按三人雖曰游李滉之門實非道學高弟惟一粗雜無檢制琢昏弱無執守況就勵諂佞只就走服勞而已以此三人名之曰弟子則其為李滉之辱不亦甚乎上令

先生之多健也退　上引見問所欲言曰古人夏治世而危明主蓋明主有絕人之資則以治志御世而有輕忽群下之心治世無可防之漸則驕侈之心必生此可懼也聖賢高明經傳之間貫文義群臣才智不見而滿聖意故論邪正之間不無狐疑御世之斷臣前日進啓尤能有悔之言顧若務念天人平極則必有生亂之斷今時則又然也曰已卯之後邪正相雜奸人得志報復私怨之時必以為己卯餘習士林之禍連續而起　明廟初世權奸得志士禍不忍言矣臣以既往之事言之者欲為將來之大戒也自古人君初政清明正人見君有過則諫之有失則爭之人主必生厭苦之意於是奸人而乘隙而逢迎之令初新政之初凡所諫諍皆屈意從之無大過矣久而聖心或移安保其如今日乎開元天寶之

治亂一君之身行事如二人者其初與君子合而終與小人合
以也　上常懼戒于且保護善類勿使小人陷之此宗社臣民
之福也　上曰卿於朝臣無可薦者乎對曰今日大臣皆清
慎六卿無邪慝之人至於首相李浚慶當危疑之際不動
聲色借回勢於泰山之安誠柱石之臣所當依任者無出此
人　上又問學問之人對曰此雅言也程門如游酢楊時謝
良佐張繹李籲尹焞諸人不為不多而程子不敢輕許以
同所講且並敢上欺天日以某人有所得乎如奇大升博覽諸
書於理學所見亦超詣乃通儒也但收斂工夫可與
論耳
病亟召門生與之訣命子衡止之先生曰死生之際不可不見
衣冠上衣語諸生曰平日以證與見諸君講論亦不易事

年之朝令侍人灌盆〻整卧席扶起而然恬然而逝上仝

退漢雅有退休志雖祈累朝恩眷至崇品非其志也嘗戒子寓勿用碑石只以小石題其前曰退漢晚隱真城安公之墓有須書積聞而　之曰退漢不足以當此號與我相為上仝猶有愧也上仝

退漢自作墓銘曰生而大癡壯而多疾中何嗜學晚何叨爵柔猶邈爵辭猶墨進行之路退藏之自深慙国恩禀聖旨如山嶽〻有水源〻姿〻初服晚畧象訓我怵伊但我佩誰玩我恩古人實獲我心寧知來世不獲令考夏中有樂〻中有憂乘禍敗盡復何求考上仝

成宋子書節要著啓蒙傳疑理學通錄

李珥 丙申生

李珥字叔獻德水人號栗谷甲子科文魁丁卯科進士文科九度壯元官至吏曹判書

公已卯名賢甲寅和之外孫生于江陵將誕之夕申夫人夢黑龍自寢房壁標飛躍上天云學語便知文字七歲著陳復昌論曰余觀復昌之為人儋懷厖〻陽若蕩〻使斯人得志異日之患庸有極乎時復昌在玲而未及顯用云栗谷行狀

小時受入官府有吏黠闖文簿問之則陽人壽命長短皆於此焉其一句曰麝過春山草自香蓋言其在世如麝之過山而所留者名耳芝峯類說

早失所恃日夜號泣一日偶閱釋氏書發感死之說且悅其

學問便清淨有欲使人事之意十九歲入金剛山脫書留別
諸友伽倻山寺戒定堅固至忘寢食居無何觀破釋氏之
理乱盡處遂盡棄其學專心吾道二十三謁退溪于陶山
退溪與月川趙穆書曰李生珥明敏多記覽後生可畏今者
來退溪詩曰溪分太白沙峯秀武夷山活計經千卷生涯
幾閒襟懷開霽月談笑止狂瀾少子求聞道非偷半日閑月川
[illegible]不已退溪曰詩不如其人又致書于公曰聖遠[illegible]
[illegible]乱真程張朱諸先生其始若不能無小出入而[illegible]其
[illegible]天下之大智大勇其孰能脫洪流而返真源如我仕聞
人言足下讀書釋氏而頗中其毒心惜之久矣日者之來見
我也不諱其實而能言其非吾知足下之可與適道也而慎
者新嗜靡甘熟處難忘五穀之實未成而稊稗之秋遽及

也行狀

十餘歲文章已成有重名又惑於嬖妾於不得於又出家雲游禪歸義庵緇徒尊之以為生佛以竹兜子肩擔而行年二十長髮應舉為一時儒林領袖異議者以此貶之亦不恤也初以生員詣洋宮謁聖掌議閔福禍牆嘗以沙門不許日至晚榜中皆失色公神彩自若未嘗少變 唐溪記聞

李潤雨言公庶母性悖無道初年出家蓋以此後於石潭見之其庶母感其恩德變作良善人於公之言雖使之蹈火入水亦不避金長生言公之入山實耽禪教以致如此兩說不同 南溪集

甲子魁生員文科元魁初試復試人稱九度壯元

辭校理疏曰臣髫年未道學未知方沒盜諸家因有底定生

了不辰早表意毋以忘塞慈悲逐能釋教膏侵水閣反覆
此迷同昧公走入深山從事禪門迨周一年賴天之灵一
朝覺悟經辭遂乾政綻昭著抽臟履肝未足洗汙自分為世
所棄蹤實親老無以為養包為掩垢遂作隼人豈期好官倘
然　答曰自古豪傑之士不免佛氏之所陷溺不可以昔日
能禪之小失而忽論忍之重任行狀

趙將世飯曰粟谷入山時或云落髮或云否嘗以問于沙溪
沙溪言似是落而惟金南窓玄成力辨其不然曰粟谷下山一
二年為應舉入洛往謁之時粟谷已有盛名賓客滿座
粟谷對客梳頭髮長秀地乃至立梳長髮之人　松蟹年
間決不若是長也其不曾落髮長明矣鄭以周亦言粟谷
初出山與之同宿髻大如拳世傳其剃髮忌也孟沙溪雖

親登栗谷之門嚴不敢請問入山時事只聞世俗流傳以爲信然金鄭二公皆與栗谷交友目侍其狀而言之二公皆非妄言者其可信矣天栗谷業已入山則其落髮[illegible]是粗迹有不足辨然世傳之非實則金鄭二公之言足以爲證矣 栗谷遺事

天使黃洪區區數人之來公以遠接使道之例當操筆之人而時意俱美詔使數服曰大手大手禮敬甚至必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出稱之詩則輒手眷戀至於出添人以爲詔使愛敬[illegible]前古所未有云 行狀

天質甚敏乙酉文字與人談笑彼閱周覽略綜[illegible]風而已得其大義其後雖加潛玩意味不長使能遵之模索則未必不更深於今日 寒溪集

牛溪曰栗谷於道體洞見大源其所為天地之化萬物
本人心之發無二原理氣不可互發等語皆當見得真
若師緱山河間數三代上人物不能有為於斯世爾者而
[illegible]

[illegible]母性好嗜飲食事之如母出入必告面晨必湯酒適[illegible]
[illegible]問起居稱倖亦不自專或有不順色則柔辭起敬懼[illegible]
心乃已[illegible]母感悟服公喪三年[illegible]狀

李潤雨受學嚴文及公歿又去事寒崗後謂人曰[illegible]
[illegible]先生時如春風之室不能一日而進余亦自不知何也雖
愚蒙之輩一承顏色莫不心悅而誠服[illegible]又曰寒崗大
敏栗谷篤好不淺嘗見白沙所撰栗谷碑文歎曰儘是好
文章篤形容叔敵之學豈可如是凡率之甚乎蓋其意

以不得任中郎之責為嫌云上答

嘗於筵中請額養十萬兵以備緩急否則不出十年將有土崩之禍柳成龍以無為事養兵養禍也時久安恬憺莫對之臣皆以公言為過公出謂成龍曰國事危於累卵而俗儒不達時務他人則固無望君亦有此言耶今不復[illegible]及矣歎曰然不樂還壬辰之後成龍於朝堂於[illegible]時吾亦慮其驟擢而非之到今見之李文正真聖人若用其言國事豈至此極乎且其前疏劄中籌策其時人或笑誠而今日皆驗之先見真是不可及之才栗谷若在必能有為公也曰栗谷行狀

柳成龍之子袗與李好閔連家情厚好閔曰先相公於栗谷未年惟仰大異初年之見云尹亦知之乎袗曰所素

習知第勿宣洩於他人好閱曰何必諱也移曰此言若出吾亦不得與逝於嶺南云石室語錄

公以遠役使到黃州令使一妓薦枕名曰柳妓才姿出衆公語之曰看汝才姿殊可愛玩但一與之私義當幸畜於家此集甚重故不為也遂却之及後寓居海州柳枝來夜來占公遂製柳枝詞一闋申以却之之意南溪集

石潭日記只有定本一件藏在金長生家以非徒不以示人亦未嘗以及至於金集藏之右密來浚吉始請借見之浚吉靳騰書集聞之大驚使之急令收藏遂致無處外別無人不見尤庵集

日記敢多格言百世之下可以見斯人為青天白日極為關係然登木則必至流傳致大禍只欲分寫數十本藏之

于諸友家待數十年後判于精舍半溪

公有妻子二人而無嫡嗣其一子素親如成渾[illegible]次[illegible]應

時[illegible]根[illegible]俱出四文收合米布納粟許贖其一無粟本贖

公[illegible]洪鵬匡壽上疏請為李珥追贈[illegible]答曰

下[illegible]為之事 癸甲日錄

公[illegible]月製設作問答之辭以諫人君為學[illegible]之

[illegible]東湖問答

[illegible]學輯要因上劄極論為政為學之道明[illegible]意

[illegible]其經史要語彙分以第以脩己治人為序凡五[illegible]

[illegible]

以戶判入侍請令大臣議設經濟司大臣領之擇士[illegible]

[illegible]時務留心國事者與其選凡有建白之言皆下其司

[illegible]之[illegible]部曰翁和妻李氏[illegible]火女故公生於北坪李家生[illegible]夫人性貞靜剛方能文具解丹青閨範甚嚴[illegible]以女則律身公之學得於胎教者多 識火錄

夫人廬氏壬辰難歸坡州賊至罵賊不屈死於公墓側[illegible]

成渾 乙未生年十七馬司兩試以病不赴覆試[illegible]學子業

[illegible]浩源號默庵守琛子居牛溪上學者稱為牛溪[illegible]生聽松病篤公再割股和藥以進 宣廟初除參奉[illegible]後拜持平掌令皆不就拜執義吏曹參議陞參[illegible]理卒乞骸歸

純意科舉專精學問李珥曰若論見解所到吾差有一日

之長操履篤實吾所不及 牛溪行狀

李翔謂公曰君今七承君命矣何不一謝公曰自古安有相如

我病蹇無能者乎翔笑人亦各隨其時孔明為人物之敵若使

孔孟同時則孔明安得為第一人物乎今世道人物漠然君命

安能不下於君乎 石潭日記

朴淳嘗聞公入城喜謂人曰吾王不亦為豪傑之主乎客

何以結得牛溪來矣時傳為美談 思菴行狀

論牛溪不赴難

大駕西狩牛溪居近路傍不迎謁駕住西塞召之不赴世

子撫軍伊川遣駙孫從行辭以病是冬天兵渡鴨綠始赴

行在卒以此追削官爵朝議携貳議者以此訾之其黨

不以為非至曰牛溪在賓客之位 上當北謁彼無迎謁之

禮又曰是時　上棄宗社而死無可從之義明黨沒人是非至此而極矣殺使事質師之位當稽遷蒼黃之際豈可安堅不動耶令之所謂爲社稷而迫遇而其門其師者不致命則之禮可乎若果以質師自處則安堅不動可也又何緩赴行在乎其心必有未安故也其曰棄社而死而無可從之義尤可痛也又曰所謂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而南者爲忠非是之謂也此狗非南渡之比耶唐德宗之棄奉天亦棄宗社而君子以陸贄爲忠何也三尺童子皆知從君之爲可罪而搢紳之徒衣食於君者皆以渾爲無罪云云　浩溪記聞

辛卯夏沙溪以定山縣監就辭坡山時有陰雲沙溪罷不幸有喪先生何以處之先生曰赴難常也吾則不在山野

非當仕有官爵者古人如江萬里輩曾不赴難吾亦踟躕
於心云云

吳相尹謙曰當時吾輩謂先生應入赴難聞成來同自坡
山來吾與黃秋浦往見同宿成曰親意以不赴為定矣吾
極驚訝曰豈其然乎久而不自釋矣及見來書見徵之士不
其位在外者不入等說然後始覺先生之見正是晉四集
沙溪集執當初仰質之義嘗以為不無可疑云此非獨
之見為然牛溪門下吳黃諸人亦皆疑之矣至於今日
一新以牛溪之義而盡掃諸義則固不能可得矣若或因
沙溪之疑而遂謂牛溪出處未免差舛則不但有害於儒
者進退之大防抑將得罪於沙溪之門矣上全

鄭仁弘劄曰王蠋萬里則死矣某亦死矣是又不然吾君

尚在国脉猶存又無燕將之逼元將之迫則投之以義其可死乎使王蠋萬里易某之時則必不死矣使某易王蠋萬里之時亦必死矣 上仝

清陰曰初若赴難則似無畢竟龍飛之端矣第世子伊川之召曾是料外既赴分朝乃入大朝蓋出於不得已弘老之誠終始得行實由於伊川之召 石室語錄

炭兄則壬辰事非徒不疑亦甚尊信常曰無召不赴之義惟牛溪能之他人不可學自初至終進退動靜一如牛溪然後可辨此擧若如常調進退者雖學之不可得也此非炭翁之見乃權佐郎與朴承旨諸文商確者也自異論中出而特立不顧培植右道者也浦渚實與權朴之論合符焉 魯西集

當委變之作人臣之義固當奔赴闕下執羈勒以從然渾方
退處田野召命未及其義亦未可自進夫守自道重者出與
身事君不同況渾在壬辰鉤黨之目方張而不加收召亦安
得諉以倉卒而輕自呈身以陷難進之防也此其素定自靖之
及聞車駕當出不叶則其欲出伏路傍以俟進退之命者又
是一義而不幸駕過倉卒在家在僻在未及聞知此計不遂
此事固勢之無可奈何者也五蠋既退畫邑江萬里既歸
州皆不赴雖此則渾之所嘗自引者也況餘其賢若楊時
尹焞明諸人當建明板蕩之際未嘗無召自知胡安國則
再被召命或既登道而辭故君子之當国乱而自處其賢者
必有其道必若論者之言則是數賢者皆將為不忠遺
君之罪人歟定齋集

成渾素有重名以遺逸徵招拜吏曹參判未免王良箭之譏史官書之曰臣在山野進執朝權云　大駕西狩渾歷進路傍不迎謁駕駐西塞召之不赴世子撫軍伊川召之遣別使行辭以病是冬天兵渡鴨綠始赴行在傳曰予過卿門而卿不出見得罪於卿溪矣

論牛溪主和

先生之意以為和由中國我無與焉則大意既無所傷又稍受降於天朝異乞怜於讎賊則事理亦非不可也進對之意如斯而已當時浚議者以為顧咨決不可從賊來則寧可蔑逆而已先生以為請封則不可奏本中備載顧咨明陳形勢不失將相之心無害於義曾西集

石城諸人實主救東之論經年用兵中國疲勞群議歸咎故

將相乃欲之以受降。計彌縫之耳秀吉則倔強依舊而玄蘇等將有納款之意只為對馬島也耳我国義不與賊和而既不能戰又不能守只仰中朝將相近一縷之命將相之意不敢不從故顧咨之來大小莫不以為當從而獨 上意難之二可攻和之論不過依 上旨激發之耳至於度遼為第一義則不然度遼之後天朝待以高公禮則君臣得免矣若或以他人命立東国保社之主也一石堂語錄

先師嘗與門人講經權事而曰權不可輕議牛溪嘗主之後變後以局外之人遽主和議以受 宣廟無限罪責若是粟谷必無此事矣其時之烈問粟谷當時則當如何先師沉吟良久曰當時別無謀異策惟至誠祈懇於天將之勿撤敵而已據此則先師亦知牛溪之出於不得已也 老庵集

天朝與倭約條三事一曰但來封不來貢二曰一倭不犯天朝
三曰永不侵朝鮮此是天朝受降也豈乞和之比耶然
先生之意則初非干預於其事也只謂不可敗惱天朝將相
自促其孤立無助之禍而已故答秋浦書曰今使同盟則恢
義死辭自有其說云云其意其不曉然耶秋浦之當初救既
者未知先生之本意故也既承答之後必無其疑矣沙溪之
所疑恐亦不過如此今引之以爲誠嘗之只賞豈秋浦與
沙溪之本意耶 明齋集

成鄭間辭說

成滄浪獻在辛丑年以松江答牛溪書示曾次石戊申申慶
卅應伸牛溪疏中不伸松江之故致有許多謗言 魯西集
松江得罪後坡門諸公頗附仁弘欲緩齒齕牛溪而專咎

松江則沙漢大加非斥又書於松江行錄者極其嚴峻其所
深責者偏在於成未同申灵川尹譜所謂失實可駭者即
此也尤庵與李喜朝書
竊聞城門松江之謗自乙酉以後已有之若而其雉間交交
故謂陜鄭之謗增加於辛丑以後矣及乎戊申伸寃之日
灵川疏中諸說蓋在於乙亥疏中之義而實未免分別逆
當之嫌海平諸公極以為不可者誠謂黨禍方至之際非
所宜言也海平之言豈不然哉滄浪受以為過者良以也
菊回海平一言而從和者增益敷衍攻汙滄浪不有餘力
昭書當路之謗又從而起矣所謂雉間交交云者蓋回
義之交屬之聚谷親厚之交屬之松江作也然以士林公
斥之則其真有幸悖之論而實有雉間之罪歟所謂

陝鄭云者蓋曰滄浪取松江答云曹次石之故也出示之所心無心姑置毋論而松答之出於松江心事亦無所疑初非可諱之事則以此增謗實所未曉也所謂移書當路者蓋因曾狄南及韓公嶠與甫瞻親學而致然也狄浦為原州君婿原川室宗中有學識者也韓嶠原川之一族而甫瞻受學于原川故黃韓之於甫瞻素相親昵韓於反正後甫瞻勸以己尚受出而還佑甫瞻書　戊申號子其分之素學可知

伸寃之時黃韓之不能無望明甫瞻為是故是也時瞻惡不著而方以副學居要地則黃韓以素日之情欲與調柔冀其不至於壞吾事亦豈決然不可為者也至於滄浪則與瞻素昧雖欲移書不可得也況復伸寃之舉未是韓嶠之所誠原也豈待滄浪托之而後發亦豈藉滄浪

之書而為輕重哉然則韓潮之往來誘為滄浪之答（嘗見鄭江陵也）

（嘗作書曰韓潮之逆不絕於門則鄭等之疑終不可解云）而又謂通書云則不亦謂盡

（謂鄭和江之人也）公論所棄等語定不出於其口矣迹

（此為滄浪書辭直知其無所理也）滄浪與老先生相會

之後故語子弟曰沈溪疑人以必無之事余與瞻素無而

分安得通書以此目白而猶未信聽不能翻省而來之

可憫可慨云由是觀之則堆間之謗因於從者之弊也謂

鄭之謗由於曾文石也校書之謗由於韓潮也坡門急於

（此語洩於松江處有所不能敢盡言者未免有遷就苟

且之失海平諸長者之論以為不能光伸松江則不如不為

而河後是則固然猶以坡門所執不至大悖於義而世間

人之不能逆覩癸亥之日月則汲汲伸寃亦不可得已恐

不當歸之依怵禍變態而已也市南之論常如是焉

魯西集

論衆谷牛漢

兩臣賢否不難知也當時偕李珥者鄭汝立也偕成渾者趙仁弘也兩臣門人著名者趙憲金長生吳允謙李貴貞愼等其他行已有法居官廉潔者及屏居田野修身潔行而終焉者亦不少自今觀之汝立仁弘之言為是耶趙憲金長生之言為是耶蓋柳褒之論即祖述汝立仁弘之餘論也以嶺南一道言之初則一道之論同然也其後公論稍稍有開悟者蓋鄭逑則謂兩臣為儒賢張顯光則尊稱之臣亦親翼其尊之諸也以此觀之其中有賢名者皆慕兩臣也特其迷溺之甚者猶未變也 趙甫淸疏

人有問栗牛二先生於鄭愚伏者答曰牛溪則吾所未知栗谷則觀其著述亦似不緊然吾嘗與時輩論此蓋隱友真一世豪傑之士也竊聞二公委己受學於牛栗尊信甚篤然則栗牛之賢從可知也 南溪集

牛栗之賢雖使百代之下九流之下當後慕之而九有秉彝之思以行慝之清修即孝在曾時從游而猶不相知乃至於此誠有所不敢知者 炭翁與美村書

及正之初柳舜翼首發栗谷從祀之請在經筵 玉堂李敬輿繼進曰此事今已晚矣未幾海州儒生尹弘敬來詣沙溪曰生等欲請栗谷從祀而來矣沙溪曰善矣能而更詣則曰汝等所事何如弘敬曰吳判書允謙聞生等之言能任其月秋兒謂曰今日不為羌舉牛溪則日後難圖矣公 招

海儒言之月以招語生等如吳判書意矣沙溪故曰事利害
諧矣其後乙亥吾從兄復論於館學同春力主單擧之論如
李判書靜伯則力主并擧之論從兄以非從事不成宜中之言
將不使矣議紛同春則曰如此大事何可不稟於斯文長者乎
走人於運山眞衛報以牛溪於葉谷誠有間矣然比諸已
從祀諸賢何遽不若哉其議遂定 老鹿集
先賢高下自有士林定論如從祀之請亦以牛溪次於栗谷
子孫安得置私意於其間哉 明齋集 至善書
李之菡 宣祖戊寅辛有四男皆夭為花川縣監本人
官敎卒于牙山任所 居所屋等以土平其上為亭故號土亭 其官至牙山
李之菡字馨仲號土亭
年六十二
公氣度異常友孝。出入必騎姜親海曲潮水漸近度於千百

年水必齧墓敬等防以禦水殖穀增財用力甚勤人多誠其不自量公曰人力之至不至我當勉之事之成不成在天為人子者豈可安於足不力而不防後患乎天資寬敬於名利淡也澹然也有時戲語不莊人不能測其蘊　宣廟癸酉為卓村拜六品官　石潭日記

火孤從其兄蓋學贅于毛山守家出於還亡其祖父人間之則曰見丐兒東病割以分三兒矣聞者異之赤手營生數年內積穀數萬人海種鬼剖而為鹽鬻穀千石救之貧民妻子每有飢色國內山川無遠不適或決旬不火食或盛夏不飲水性〻為駿人晃俗之舉布衣草鞋負稍而或遂游於士大夫間傍若無人校諸家雜術無不通業一葉舟四隅係大瓢三人洛卅無風波之患卅官聞其名迎致官帑擢

美妓薦枕指倉庫謂妓曰甫苦得幸於李公當盡一庫妓
見其為人素夜納娼必欲推之而竟不被汙卅官益敬重之
常誨子侄嚴戒女色曰此而不嚴餘無足觀也行為鐵冠而
晚炊飯洗而冠之於物無吝嗇吾臣家
能忍寒暑飢渴或冬日赤身坐於烈風中或十日絕飲食
不稱天性孝友與兄弟通有無不私其有輕財好施能救人
之急必不學既長其兄之蓄勸之乃發憤勤學至忘寢食
不事科學無羈自放李珥劬從事性理之學之蓋曰我爰
欲求能也珥日朝利芬華榮色財利皆非意文所嗜有何
妨學問乎之蓋曰豈必名利榮色為欲乎心之所向非天理
則人皆欲也吾喜自放而不能束以繩墨豈非物欲乎其兄
歿期年後心喪期年或疑過禮之蓋曰兄是我師為師心喪

拜者山縣監聚民問疾苦有以魚池為苦蓋邑有養魚池使民輪回捉魚以納民甚苦之一旦乃塞其池永絶後患

金緝輝曰蕭仲武比諸亮葛何如李瑛曰士亭非適用之才豈可比校諸葛亮乎比之衣物則是奇花異草珍禽怪石非布帛菽粟之之蕓聞之笑曰我雖非菽粟亦是穞粟之類豈是專無用處乎石潭日記

公長流民弊衣乞食必作巨室以館之誨之以手業無不面諭耳提名周其衣食中其家無能者與之禾萬使作萬鞋

董其役一日能成十對販之一日之工無不辦手米惟其剩以成其衣數月之間衣食俱足間有不勝其苦而多有不告而遁者可見民生之回情而飢公之視民近効如矣我

嘗校栗谷座上名士多會栗谷方以臺諫辭疾公曰賢聖所為頗作後學栗谷曰有何奇談常願尊丈作一書以配莊子公笑曰孔子稱疾不見孺悲孟子不就齊宣王之召故後世之士多以無疾稱有疾夫稱疾欺人乃人家怠奴頑傭之所為而為士者忍為之乃托於孔孟豈非聖賢所為作後人之弊乎一座皆笑又曰去年妖星吾以為瑞星栗谷曰何謂也公曰人心世道極其潰裂將生大變而自星現之後上下恐懼人心稍安豈非瑞星乎石潭

公又語諸名士曰當今國事如人元氣已盡無下手救藥處公有一策可救危亡之勢坐客請問奇策公曰今世必不只有一策可救危亡之勢坐客請問奇策公曰今世必不用此策何以為言叔獻留朝則雖不能大有所為不必至於

危亡此乃奇策楚漢相距以得韓信為奇策關中初定以任
蕭何為奇策豈夜得韓信蕭何之後更議他策乎一座也笑
上仝

娶毛山守呈狀女一日謂其兄曰我觀婦門無吉氣不去禍
將及已挈妻子而西翌年禍作君匡縣

讀書晝夜不輟出廣陵庄送奴來油毛山止之恐其傷
也乃腰斧入山斫取松明照校堂中讀歲餘經傳子史俱
不貫穿文思水湧 上仝

其為學以主尊敬窮理為主嘗曰聖可學而能惟是
兼不為耳 上仝

其祖父母之葬也相羨山子孫當出兩相而其季子不
吉公強之自當其災後果然 上仝

金謹恭

金謹恭字敬叔號惕庵牧使瑁庶子早喪父母失學縱意
肥馬輕裘自悔悟聞履素李仲虎賢造門致誠請
交小學初患咀嚼履素勉其躬行仍指治心之方又令
加讀洲城錄元東洲言學須窮理狀在自得公於是
惕用功每起衣冠終日危坐不移手足耽思猛省數年
入有所得履素驚服自號惕庵常曰地皆尊木動
況僧蓋迎靜交養之功未嘗須臾捨也應物接事
安意雖起答問明白精切屋不庇風雨而口不言貧賤如
爲童蒙訓導使資其祿公素多病而樂育人材講
誦忘食因此病亟年四十三卒妻宋氏主庵麟壽庶妹嘉
公志行乃以歸之生子輒夭無嗣 名臣錄

趙穆

趙穆字士敬縣月川橫城人官至參判甲申生壬子生貞甲子卒年八十一

公李滉門人也性耽無刀居官不治又有盡瘁之誚嘗判陝川郡守問去就於柳成龍成龍答曰人之去就如寒燠人自知之穆怒遂成隙及成龍之被放故也以書與之曰東風二字還送云云附會李山海孟烏作成龍也幸賴山海之力

配享陶山書院 活溪記聞

公生有異質五歲口受大學十二盡學經書

其於仕宦本無意年除月遷至於四十餘官而就職者僅數或就之而又不久留人除郡縣只赴奉化盈德陝川之部棄故每集胡文定寒溫飢飽自知斟酌之語以自戒故

難進易退如此

壬辰聞朝廷講和答宣慰李德馨書曰李汝受居相之亦作此等事耶甲午辭職疏曰講和之說尤不勝痛憤以卒百萬之師屠戮我生灵焚覆我宗社倡毀我陵寢殆境上不去而謂之講和幾古人有一以旅一戍中興今我國之雖已殘破視彼一旅一戍豈不百倍乎聞柳成龍主和為我書曰相国平生讀聖書心果竟所得只此講和與國同[illegible]

[illegible]碑 月川墓碑 桐溪所撰

[illegible]子書前賢功已誠訓之語吾曰因知雜錄公時方[illegible]

[illegible]洗甚重之 石潭日記

奇大升 己酉司馬三等人幸州有高峯屬縣

奇大升字明彦號高峯遵之兄子官副學戊午文科光国

功臣　贈吏判德原君 撰宗系辨証奏文功　年四十六

壬申以大諫辭遁南歸中路得臂腫行至古阜村舍不起上聞病重遣醫賚藥馳救下旨慰諭未及而卒諫院啓曰奇大升自少有志聖賢之學所見超詣李滉往復書尺講明性理之說發前賢所未發者入侍經筵所陳無非二帝三王之道一世惟以為儒宗不幸有疾歿鄉中道而卒家貧清寒無以為葬請官充表葬以示国家崇儒之意　上允之

幼時就鄉塾讀書客有試之以聯句摹食字公應聲曰幼時就鄉塾讀書客有試之以聯句摹食字公應聲曰食無求飽君子道客歎曰爾季父白領袖士林紹家業者其在爾乎名臣錄

壬申失意南歸一時名勝出餞江上有問以士大夫立朝可

以終身行之者公答曰幾執死三年足以盡之其意蓋謂兄
審其幾知時識勢守死善道也 上仝
公早依學無所師承而能自奮發博通古今精敏典故昵
侍經幄言論委曲有足以感動天聽至於獻為設施不吝
變更 仁廟經筵之諫為議長力爭終得其正與退溪論
辨義理初相牴牾晚年退溪多從公言
上問當今學問者有幾退溪對曰奇大升博洽趣詣鮮也
其比斯可謂通儒矣 上仝
平日奏對言語史官錄為二卷名曰論思錄 上仝
庚午方論乙巳偽勳公獨曰乙巳勳非偽且 先王已定
不可削職者頻不違公既為識者所不服 上亦待以尋常
醫工兼官而去 上仝

許魏詔使來之佐儐西行

公嘗言湖南士人風辭氣習漸至陵夷若過數十年光庚科若

而不多出矣自公之殁湖南無一人用於朝者公言果驗識

輝

大抵氣高一世眼無強無禦意謂可以聳動一世皆可指

談而在朝言多不合自合　上有眷重之意本臣亦不推重

以大課棄官而歸石潭日記

紀綱嚴俊談論能決一座清名大著李樑忌之以翰林削

黜落職樑敗士類推重以為領袖大抵亦以經綸一時自負

而其學只務辯博宏肆而已實無操存踐履之功且有

好勝之病恢人順己故介士不合而阿諛者多趨焉持論

亦務循常而不喜矯革之時曹植見之曰此人得志必誤

時事大仆亦以模為非儒者而不相許其為大司成尚薄諸
生之供且以食無來飽為題以諷諸生諸生多不能答方
論尚數大仆怫以為非亦黨以大仆為主至是年人惜其
才調大仆雖非實才而英俊過人其與李滉爭辨四端七
情之同異累千言論議發越士全
客於崔永慶之座吊大仆所親曰斯文不幸斯人遽殁未
度惻然變色曰然奇明彦必有才學大有痛世以乙巳
群人為有功以南寘為匡正朝廷以此徧見若得施設必
並於政此人之死亦足為斯文之不幸矣

閔純 己卯生辛卯卒年七十三

閔純字景初驪興人典籍之孫 居幸州歸杏村初從申駙
馬學文章頗有聲後謁徐花潭聞主静之說深味之名

其術曰習靜深於易理名臣錄

公嘗有靜養之功立朝論議不苟以持平抗疏請行四白衣

冠之禮流俗多嫉之乃棄官歸鄉李珥曰　上曰閔純學問

之士也今聞退歸令人缺望人物歟然之時如此人豈不可惜

上曰厥家何在以何事退歸耶珥曰家在高陽在憲府議多

矛盾蓋志在復故人多毀謗故不得已退歸耳

皇朝初以孝行除參奉歷兔山縣監進授持平至掌令右

通禮龍岡清風送安寺

平居雞鳴而起盥櫛衣冠獨處一室坐如泥塑名臣錄

鄭逑

鄭逑字道可號寒岡清州人金宏弼外曾孫癸卯生庚申

年年七十五八官至　文穆公

生有異質見者稱以神童當其盛年抱負甚大守南閩事無不以為己責美數兵陣醫藥風水俱曉源委初學於吳健德人往從李晃曹楨成渾三先生問業俱心許之癸酉舊拜教奉戊寅負敘六品官至大憲臨海之獄連章救之丁巳亦毋之議復草疏會聞光海有鄭某首倡全恩掠取美名之言不果進擬疏曰內主咀呪外應逆謀毋子之恩蓋已絕矣其為宗社之憤孰有甚焉而以今日之非指為不他顧而爭偶不已也然而異天無極之倫橫截万古而為經為緯廢之一字不合一毫有萌於心況此事不得經筵大臣則不稟則前後誥命服之賜將何以處之欲稟則殿下既權宜自專間至僚亦不得越分經訴則孰為之主張控辭手

火時天才發越十三歲學業已成吳健爲星州牧使贈詩以
曉
贊之十八讀周易能知大義乃籤其疑處就質李滉將留
學至其相質公之所疑滉泚然亦不能解公遂款辭敎退
而見趙穆問何以遽故公具告以故乃責曰易學本自
淮曉雖其所疑未得一一透曉君年少之人聞先生道
德不遠數百里而來拜其覩所感興起者豈徒在二三文字
耶公遂留一月而故滉嘗人答書曰鄭某者來見亦甚穎
敏但恐家處反爲其病蓋爲此也 南溪集
宋朴皇文皇之十六條疏至稱爲血誠與張顯光之狀一意
著西集
宋文初申欽撰公神道碑鄭經世來訪欽遂問公平日學
問造詣曰其全以溪何如經世答曰雖未能詳析長補短其

賢可以相將矣 南溪集

戊寅詳昌寧縣監 上召見問曰李滉曾植其學問何如對曰滉德尊而學純學者可易以尋入植超然自得特立獨行學者雖以為要也 上又問大學踐行宗旨對曰先儒言天德王道在慎獨而立志尤有為之貴 上曰邑治當何先對曰古人云若保赤子臣不敏請辭語 上稱善

上嘗取經筵問易程傳本義何先對曰易之道明乎消長盈虛之理不失時中者也徒以卜筮前知者末也程先也

謹下有禮敦尊忠信身為禮義之主遠近學者皆師之所著五先生禮說心經發揮禮記喪禮分類家禮輯覽補註五服沿革圖行于世

卒之前歲 伽倻山崩卒之朝四上木稼人謂之徵從祀川谷

書院 名臣錄

權春蘭 己亥生 辛酉司馬

權春蘭字春晦號晦谷安東人癸亥文科十五年二歷檢閱司諫赴北青任所遭母憂自是息意世事優游林下年七十九卒配龍山書院

初從具柏潭學又就退溪請益嘗著進學圖孔門言仁錄

息意世事優游林下與柳西崖講求疑義以修撰校理召皆辭病除榮川列年不赴 名臣錄

上嘗謂近臣曰權某不樂仕豈以予不足與有為耶常為慨然

公容貌白皙如冰壺洞徹表裏無雜史有向學之志

問其父曰天地間何物為貴惟人曰何以貴曰為孝子為臣忠由是為貴仕公曰不足貴若盡忠孝舍學何能父心異之試授孝經讀已曰讀此而如不讀者非人也時取周易放畫卦父曰此大人學非兒所能解公詭曰兒窃慕大人志父益奇之名臣錄

祀柏潭具公學晨造門外待朝大寒暑不變具喜曰意冷日復立見雪之人上仝

察訪大同歸不以西州一絲自迎茲來川俗好鬼崇奉淫祀公下令曰鬼能死人吾亦能死人違令者不貰其性遂絕上仝

鄭逡治安夏訪公於來川宮妓有以花名鄭角剪去公問其意曰人之易感者莫如色故惡其名而去之公曰

吾心有主南風西施尚不得移何異乎假其名者乎明府之政抑末也鄭服其言

山半讀書處飾小室曰鑑原剔巖洞開改塘蒔花種木宴處其間樂而忘食

無子以弟春桂子恭一為子字守之號蔵谷已[illegible]官刑至書丞判以都督接伴使赴假島甚相得[illegible]開宴請之適本国忌日引諭經義辭不赴都督[illegible]六月至島七月遘疾既到定州卒年六十三常曰士先大志不為外累慌屈令意思敵昂在雲霄之上可也一日所為必書于籍名臣錄

李至男己丑生

李至男字瑞禮延安人學行薦除昭格署丞[illegible]

稱為永膺元生永膺郎延安邑婦也曾游靜庵門鄭
源俊公英達以妻之公旌孝鄭氏旌節
生而聰睿後提時人皆以孝兒稱六歲已習小學又善能
掌令論事左遷淳昌郡守公從之河西金麟厚適在郡
境公執贄就學麟厚亟稱許之命字作說又從復齋
李仲虎學
母安氏弘博僕英女惠痢幾殆公嘗糞甜滑沐浴婦天請以
代安氏夢見神人自天而降曰汝兒至誠動天已許自代
矣公侍藥既久大致傷敗時或嘔血穀升遂卒乃丁丑八
月也年四十九英名臣錄
公二子基禍基寓及室女李氏英以孝旌閭基寓子
惇五惇敏及惇五妻金氏殉於江都并閭旌公遺弟在

紫烟巖至今以八紅門名於世

基稷字伯生自在幼稚有至行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四日絕而復蘇朝夕溢粥不用鹽菜長老攄勸食持以歸咽不能下諸公收淚而故不能強也數年之間頭髮盡白血淚沾漬石爲之腐翌年春突氣塞而蘇擡弟手以訣曰我之不孝不能勝喪而矣夫承家務蓋責在君身歟之我曰以中庸擇善之懇懇而誨之俄傾而逝年二十三

李基高

李基高字　歸蓮峯至男子

生有異質六七歲莊重如成人受業於守庵朴枝華二十遭父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自分必死泣盡血繼及奉母鄭氏過哀痛重兄基稷恐不能救作肉汁而進

母疑之使之先嘗公不知而嘗之曰御母食遂如[illegible]之仰天痛哭即以刀刮舌血流滿口及兄過哀先死水飲不入口幾至殞命終喪氣息奄奄幾死者十年丙戌以孝行卓[illegible]狀拜茂宋縣監奉母赴任養以專城以衣服之具則必用[illegible]之貢常時祭需必備疏趾爲松木縣監時遇忌祭獵[illegible]不獲閉戶自[illegible]至曉雉入廳中用中以供祭

[illegible]年遭母喪時爲德川猝發引在道火賊來犯守殯號哭[illegible]感其孝而去殯乎積城不意失火以身蔽棺髮盡焦灼幸以得滅鄉人有感其孝而化者

嘗爲清風守軍興之時被罰於贖畫遂棄官歸拜官不仕曰李清風之號甚好吾不失也

仁祖反正首擢掌令陞堂上終不就而卒

燃藜室記述卷之二十目錄

宣祖朝故事本末

宣祖朝名臣

元混　許曄　吳謙　李後白
鄭宗榮　盧禛　吳健　金守顒
沈義謙　金孝元　禹性傳　朴謹元
宋翼弼　徐起　韓濩　楊士彥
金玄成　金誠一　朴慶業　龜川君 晬
李舜臣　柳珩　邕協　李晬光
金德誠　李愼儀　李敎元

燕藜室記述卷之二十

宣祖朝故事本末

宣祖朝名臣

元混

元混字太初原州人　中宗乙酉文科官至判中樞玉堂者社年九十三

上於經筵語及神仙事左右皆對以神仙之說虛誕難信歷代人主求之妄矣參贊李俊民進曰神仙見今有之　上驚曰何謂也俊民曰今判府事臣元混自少絶欲澌色保素精神年過九十聰明不衰精力尚健真神仙也語有規諷　上大喜之

峯類說

許曄

許曄字大輝號草堂陽川人受學於徐敬德　明宗丙午文科

湖堂官至慶尚監司同中樞

公為大諫時李洪男之子民覺為其父求得便邑公駁之曰其父何人敢以養親為求一時快之　掛一錄

公尊賢下士出於至誠學者稱為草堂先生　上全

曄自少以文學自許而議論顛錯至於文義亦不通曉嘗與李滉論學所見差誤滉笑曰大輝若不學問則真是善人也其識學識之差也平生與人爭論辭氣不失其和人皆稱有所養而末年喜怒暴發人甚怪之自謂不近女色而在嶺南嘗溺娼所言皆從列邑賄賂輻輳娼家路上至與妓同輪人皆指笑以色成疾未及上京而卒于尚州　石潭日記

吳謙字敬夫丙辰生羅州人羅城君自治孫壬午進士　中宗壬辰以南平縣監文科第二

己巳為都憲時同僚有誣搢士林者公不克抑以此清望以成至於卜相被劾　名臣錄

庚午以左贊成謝病南歸遂不復還閉戶著書自以多疾而涉醫方常以閒靜自樂享清閑之福十三年壽八十七而終　全

李後白

李後白字季眞号青巡蓮安人　明宗乙卯文科官至戶判

東後白為銓長務崇公道不受請托雖親舊若頻往候則深以為不趣一日有族人往見示求官之意後白變色示以一小冊多記人姓名將以除官者也族人姓名亦在錄中後白曰吾錄子

名將以擬望今子有求官之語若求者得之則非合道者也將子若不言可以得官矣後白每除一官遍問其人可任與否若誤除不合之人則輒終夜不眠曰我誤國事 石潭日記

李居官盡職律身清苦位至六卿寒素如儒生時賂一切不受每至杯盤冷淡人服其儉只是局量褊隘非廟堂之器金孝元嘗曰李真只是六卿之才若至作相我當論劾人以後白與沈義謙相知故孝元嘗義謙而譏此云李珥獨曰孝元不為無見但無人勝於李真則安能劾其為相乎後白雖被西人之目而口不道異之言故年少士類亦不忌之方有入相之望慮禎之卒後白氣憤殊甚哭奠禎柩還家臥疾一夜而卒士林甚惜之是時禎後白相繼而卒以為正二品無人云云 上全

宣廟問朴淳曰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勿論職次高下

屬其可堪者淳出與同僚議薦李後白特旨拜刑判

鄭宗榮

鄭宗榮字仁吉癸酉生草溪人庚子生進　中宗癸酉文科歷
衛門人官至吏曹判書承襲祖允謙勳封八溪君
公為副校理陳復昌為副提學當因宣醞公乘醉切責復昌之
所為遂罰之以巨觥言甚剛直復昌素敬公不敢加之以怒
壬申為嶺南伯時尹元衡切屬及門者為守令時勢貪婪
元衡為設盛餞而托之公不少饒悉置之殿又有妖僧私內
旨伐　仁宗貽封樹木殆盡公亦嚴治至於死內殿震怒
命遞之
己丑春乞退歸原州特命給馬中使宣醞于漢江樓八月辛卯
七十七

盧禎月沙集曰字景應敦昉曰林嘉川重撰行狀孫大居松齋叔同曾撰

盧禎字子膺号玉溪豊川人　明宗丙午文科官至吏判文孝公以孝旌閭戊寅生戊寅卒又号別菴

公六歲遭父喪哭泣哀悲如成人母權氏泣謂曰汝年幼何能勝喪須食肉以全生公泣曰兒今六歲及免喪則八歲之人不服父喪可乎月沙集墓誌

拜知禮縣監遷龍謹更時賜衣一襲以校理入對殿春明坊邸止閑雅宰相尹溉見謂人曰眞講官也墓誌

歸田於野無宅於京畿興郡縣再為伯方湖西嶺南倚庭旅榻性容無慍不喜進取常有引退之志筮仕三十載在朝日月不滿三年上仝

公為人莊重而和粹簡潔而詳順樂易雍容標望絶人平居不

為崖岸而及其臨事制行一聽於義上仝

每遇時和景明携知旧帶冠童山麓溪舍往来自適恩怡有沂

沂之興

禎有時登退居養母人皆目以賢者但無經濟之志虛字

慎以清名居台司浮沉取容而禎猶以為戒勿為崖異或者短

之石潭日記

以大司憲解官歸養謹按虛禎之退　自上眷顧殷勤則一

陳膂中之藴以觀用舍寧有不可乎位至亞卿受恩非不厚而

官居風憲無一言及於時政則雖曰不負国恩吾不信也某聞

禎也雖有善名實無救時之才夫如是則雖欲發言亦不可得

也其何責之有上仝

祈遲鈍訥言而其中好善愛士故甚有時望居家甚好禮孝鄉

人皆服其善但之經濟之才只能自守而且不擇辭受之節州縣賂遺無所不受崔永慶不慰之時士論方以尹斗壽為貪縱永慶語禎之鄉人曰汝鄉亦有尹斗壽其知之乎鄉人曰誰也永慶曰盧禎豈非尹斗壽乎上全

具健大東野記

具健字　咸陽人

健少好學從曹植遊晚以科第拔身非門閥故仕不顯名士多知其賢薦以史官史官例試才健不就試曰我何故自入千古是非叢中乎既陞六品乃踐清要作銓郎務公道渝人薄情果敢過事直前無所回撓人多怨者盧禎訶之曰汝從事於銓臨致身清顯於汝過分當輸誠小心以副人心何故妄執所見自取怨怒乎痛不改衆怨益甚且　上意厭士類而流俗之弊日

職健度不能有為棄官而歸石潭日記

性健為吏曹郎欲清仕路以矯積弊雖別黑白不避怨讟故羣小尤嫉之

金宇顒

金宇顒字甫夫號東園義城人曹植門人又其孫女婿丁卯文科官吏曹參判

為人澄澈如氷壺秋月曹植每謂曰賢清夜子規一鳥不搏又曰花田春露沾濕持竹帚立於前者是子素職掛一錄

滴會寧不知身在禍網日與鄉老設局消日金吾郎不意至本府一府皆以為拿安東公來上下蒼黃公歛衽正坐略無怖色言笑自若金吾郎拿府使而去公亦無幸色上全

沈義謙

沈義謙字

金孝元

金孝元字仁伯号省菴　明宗乙丑文壯銓郎湖堂通政未與
請使四十九年　善山人

高性傳

高性傳字景善号秋淵丹陽人辛酉進士戊辰文科官止大司
成遊退陶明與柳成龍同年生交道最密　贈吏判　謚文
康

少遊退溪之門稍得善名而負才氣持詭辯陵駕士類自以為
才堪經濟而行已多有玷汚善類不取但其友洪渾成浩之輩
妄相推重至以為性傳得志萬物咸遂其生翕〻稱譽蔡
有徒亂教甚盛李潑金宇顒閔李珥曰如鼎景善將何以處之

瑣曰若君子秉政綱紀齊整則渠安得騁其私哉若朝廷無君子無綱紀則雖欲排擯此類亦不可得也此等人不出攻擊安敢學閔之口苟且逗閣欲使薰蕕同器以為調停之計即當令鄭仁弘開性傳將遞水原縣監恐復居侍從之列劾其為邑不事事托以覲親長在京師且多輸錢穀于京家辦酒肉以恣宴飲而張皇氣勢妄自矜高之狀 石潭日記

柳成龍題癸甲日錄後詩曰故人今日隔幽明萬事茫然一夢驚蘭室已欣同臭味風波終不改心情生前枘鑿寧非命身後犀珠更有評一卷遺編留損友雖經宿雨亦吞聲又曰眼高一世從遊少不屑當年大小兒車馬滿街常閉戶風霜驚座聘危辭旗沾海雨勤王誓星隕營宵大命隳未免餘生荊棘裏顧天無路只傷悲 癸甲日錄

雖高於世間人少許可意時不取雖對面不與語往二閉門拒人以此多怨於時坎軻窮困而身後猶有削職之禍西

公丙子為便養出監水原時水為弊邑歸難治始到之日訴牒山積故為嘗試計公使吏遍告而不下題盡束燒之門外吏民大驚令吏剪紙如牒數各言訴者之名隨訴為題凡數千牒名各題無一錯誤吏民以為神莫敢欺為政數朝治化大行

則仁弘為嘗令孫　名朝野想望風彩公於稠坐中以為名實不稱終非吉士座中愕然衆咎亦因此趣公之擠排仁弘怨公復居侍從之列欲劾罷公大憲李公陽元不肯從仁弘欲獨治陽元勉從稍改論劾之及至壬辰起義兵揭号秋義朝廷聞而嘉之特受大司成仍命為仗義使亂後仁弘被謫之嘗道前憾

誣以逗遛於平壤戰逗削官罰後因尹公斗壽建議復官并及
立後事以公之弟監察之子為嗣
公性甚直見人之不善若將浼焉或至閉門而拒人對面不與
語善緒隱於狂者也嘗大醉徒跣而入樸公兩眼不已曰有眼
太高樸之欲其下也

朴謹元

朴謹元字　密陽人　明宗壬子文科官至吏參嘗元從
弟
壬子式年講經謹元居末尹元衡喉舌諒以式年只取三十三
人乃國典也既有恩賜逗赴之人則已滿其數不可更加一人
請削其一人論之逾月而止蓋謹元以太學生見忤於元衡也
後尚翰林頌書其惡圖僥幸其有禍抹去謹元又書之書曰下

官亦有所見竟不從謹元父為江華府使以親病便由歸覲元衛嗾指諫劾謹元以無病之父為有病而欲其往來遊衍之計不孝也欺君也請削仕版謹元為人傾危本無可取之端而終始清顯元衛有以成就之也

金誠一

金誠一字　號鶴峰

宗公在近侍論劾貴近人畏憚稱殿上虎嘗為掌令　上於筵中問近來廟堂都喪何為而然對曰大臣不耻受賊小官奚則為時相臣盧守慎在首席出而伏地曰臣之族人為此方道將以臣有老母寄以小貂裘臣不能御誠一言是也上曰指諫直書大臣引過可謂兩得之臣儻能相責勵國事可為也守慎出而謝公曰古道復見於今日　宝鑑　○一條入宋儒尚名臣錄

朴慶業

朴慶業字　　閭孫高灵人　宣祖甲午科官至同知

公慷慨偏執始為正言也更書判書李堅之子為通津縣監治邑無形人莫敢誰何公即為劾罷奪權方出入三司時名甚盛其父為龍宮縣令一境怨苦亦未有發言者公駁之朝野拭目直聲大振其後屢為始諫稍有不愜於公議者不避權貴奮然論劾一月罷斥幾至十二三人皆側目以此積怨已久遂至蹉滯屢典州郡頗有治聲而動輒得謗連被始評人以為喜怒之報竹窓閒話

龜川君晬

龜川君名晬字明遠己巳生　中宗王子德陽君岐之孫壬辰之亂間道詣行在被選除宣傳官光海時抗疏寧順天於義州

爵加二資

名公於朝行望見賊造諸人曰造相甚兇必不善終甲子造果

公應駕諸人曰造兇相不久必誅誅戮還都又進一級　上

宗感公居班首　上親自執爵稱以族長不以名

公識見高明言論奬獎好賢樂善散財好施性儉素常服短

與諸宗約祭聯金契常會集以修敦睦之義

金德誠

金德誠字景和號醒翁商山人壬戌生己丑及第丁巳謫

戊午移泗川癸亥召拜執義官至大司憲丙子卒

年二十八釋褐補成均辛卯拜學諭李恒福以張晩李時發及

公三人皆可任国事屢言於朝壬辰入從安為李廷馨從事督

發關御粮餉

甲午朝廷設軍功廳查勘戰功請敕雲擾上下國家人皆遵之
右相金應南兵判李恒福啓以公爲都廳專委查勘一日應南
言於備局曰軍功重事金甚稱當之吾日遣人四大門察其敍
著人不敢有言以知請罷之不敢干於其人也 醒齋年譜
甲子九月以敬吉封還金公諒飾貢傳旨自此凡於注擬之際
一不受點其後鄭曄遺疏言金德誠孤忠直節國人所知求之
縉紳實罕其儔而一言見忤久斯昌黜云云 年譜
丁酉朝廷出分江會於江華轉漕三南以給軍餉金應南啓曰
金某之才可兼江兵兩長今分江會爲任極重非此人難以辦
事且不須備遣遣上可獨差此人 行狀
己酉體察使李恒福啓請特以公拜安州牧使御使崔晛
啓有云清如伯夷政似龔黃兼有奉公之誠治爲西路第

一行狀

光海初注擬兩司春坊之望竟未蒙點

移配泗川有詩云南遷此謫又南遷兩歲三呼漢水艇津吏不知仍舊罪謂吾隨處作新愁時謫居者皆家屬同往公以爲圍籬事體與王獄同不可與家屬混處翌年夫人李氏携家以從兩便各居村舍五年至癸亥蒙恩始得相聚行狀

仁祖朝清白吏被選

公與同知惟侃爲知己同知嘗亂酒邀之公迎有忌故衣服皆澣洗無所著以團領帽往赴之座中歎其寒儉愚公曰記曰公爲大司成時

公性至孝母夫人九十三而終公每侍寢事之身親之夜或至十起歷與七邑歸必屢空家人告之則輒笑曰若至餓死之域

天必有生活之道終身僦屋以居几案床席塵垢不掃曰此身之塵亦未能淨掃況外物乎 上仝

北海時家居貧乏以自有或勸使僮僕立役於官闕營造受直以自給公曰偷取人家瓦石獻於國而受價謀生吾所不忍也 上仝

初配南海七日都事先聲至公自念必有賜死之命戒官吏預備凡事令以具粥以進達夜尚言訣其兄神色怡然翌日都事至乃移配也過此青見李恒福言及此恒福笑曰吾備罪大若有賜死勢所甘心至於粥飲以待都事吾所不能君可謂真頑矣 行狀

公歿後二十三年戊戌趙復陽啓請特賜謚忠貞

白川文會書院東祠享祀 安塘辛應時 吳億齡 并享 此青老德書院李恒福 鄭弘翼

并享安州清江祠宇　穩城忍谷書院　曜翁集

初公五代祖護軍承富卒妻柳氏從一子自尚移居白川花山至公父洪自傷家世不振興弟澤謀曰兄弟俱就學而不顧家業則無以料生乃勉其弟專意文學洪則力稼穡以贍兩家澤登科南床官監察洪兩子德謙登科又擢重試官同中樞次即公也人以為食報云　金洪墓誌

李慎儀

李慎儀字景則歸石灘全義人辛亥生刑議元孫子戊午以僉知配會寧秋移興陽癸亥召還陞嘉善刑參丁卯卒謚文貞

後裔於閔純杏村二十年人或勸應舉必蹙然曰早失怙恃雖得科第有何榮乎年朝廷以六行遴士除礼賓叅奉不就甲申又

拜爵郎純劾令出謝

壬辰倡率鄉兵三百餘人勦賊有功陞主簿

為援山縣監雷夢鶴之亂與天安郡守鄭好仁領兵八千馳赴

兵使事聞加二資

原槐山林川海州戊午梅竹會亭匹馬單僕率一子登道其妾

號哭拜訣傍人流涕而公怡然上馬

爵宗朝禮判趙復陽啓請贈謚 光庵行狀謚狀

公謂會亭是年秋有北虜之警且塞戍屬在論諸公抵書於公

曰過警此意吾脩何以處之公答曰萬一賊城下則與其坐此

梅竹而浪死不如身隸行伍背城一戰賊退則還入竹中不幸

見敗則舍生取義可也雖然必將有朝廷處分俄而奸徒以過

求日忠在此輩人情置不便遂移公興陽 謚狀

李敎元 鹿谷義吉之祖

李敎元字

公在豐閣嘗隨人論歲遲未年大悔悟遂洒定論君子多其心公而勇於徙義李敎元墓碑初作竹泉後因義吉之從客卞論而覺悟云書野設鄙

光海己酉謫巨濟非人所居地卑濕風惡而時議炎炎禍在朝夕而徙之晏然洪茂績同謫在島中語時親曰李大諫論劾仁弘有臨等而陷於極罪絕此一節可作名流受友始蒙宥李敎元行狀

朴東望與公初不相識以御史到巨濟命酒從容語曰令公直道無所慕仰安可顧惜前路避而不見耶上仝

宋翼鵬字雲長號龜峯天文學祀連子

與李山海崔慶昌白光勳崔岦李純仁尹卓然河應臨號為八

文章栗谷嘗入塲屋對天道策謂峯子來問者曰宋雲長高明

博洽宜就而問之於是峯塲奔波翼鵬左酬右應愈叩而愈無

窮翼鵬以古道自處雖公卿貴人既與之友則皆與抗礼字而

不官人多竊罵而亦不以為意也 龜峯全碣

李貴欲為師訟寃翼鵬為姊訟本於是羣憾益怒爭欲甘心遂

嗾安璿子孫謂翼鵬祖母本安氏家婢非司芸敦厚女即前夫

所生而未良者也欲還其賤籍而滅其家李山海謂翼鵬君

知今日之禍祟在栗谷若隨衆嘗謗則免矣翼鵬曰雖死何忍

安氏既起訟翼鵬知禍且不測遂與兄弟避仇山海與鄭澈互

相保納 上全

宋雲長被滅門之禍天地一網罟更有何處容足之地家安既以復讎為言安有賣奴之理若能賣之門生朋友必竟先有厚慕奉贖者何待遠居之吾兄哉　牛溪與趙重峯書

特山海附於時輩又結與援以固寵公嘗作詩譏之後因山海能語之入內　上怒下教于刑曹捏因寵治公遂自就理與弟翰卿俱窜極過癸亥蒙宥自是公擊家失所又時輩慫恿安氏不已公猶畏約攝處　墓碣（一條入郭翻源堰訟下）

聞渠原情云臣與李珥成渾為學者師學者稱為栗谷先生晁峯先生云渠有畏死之心故乃發此可笑之言歎惜　牛溪與李希參書

趙憲以為公學邃經明足蓋父愆故成李兩賢皆仰畏後徐起謂其學者曰爾輩欲知諸葛孔明乎惟見宋晁峯可也

洪慶臣每諫其兄可臣曰兄何為與宋京友乎吾見宋京必辱之可臣笑曰爾果欲辱宋京乎必不能也其後見公至不覺降階迎拜曰非我拜也膝自屈也墓碣

金塗自負不肯下人一日謁遊公于山寺為撤其業日聽其言議久不能去及其成大勲業身都將相謂曰吾之得至今日蘇當日親自象於昆峯之力也上仝

成渾平日固不無不滿之意而此則春秋責賢者備之義也上仝

公才學有餘而德器不足與牛栗言亦多有壓倒底意君此人之言所以不韙者也書西集

宋富弼翼弼翰弼皆能文善談論與李珥成渾為忘形交其母之死也珥為題其主富弼等遂與朝士上下其論略無異悼嘗

曰五禮儀中叔舟所做故吾不取也文士與聞之笑曰家祀廼所做富爾等反可取乎某堅是坎坷 浩漢記聞

徐起

徐起字待可號孤者樵老本利川人徙洪州公是沈忠謙賜奴也忠謙以其劬書飭行不但免放而呼之必稱處士一時諸曰非奴之賢主之賢尤可尚云 尤庵集

公於百家衆技之說無不涉獵尤慕禪學二十餘過李之蓋始知吾道之正盡棄其學而從之與之蓋周流四方無遠不到登漢挐山而還之蓋令就學于履素翁之門三年始還于鄉 洪州

歎鄉風鄙惡欲行呂氏鄉約作講信堂里中惡少潛火其室遂挈妻子入智理山紅雲洞人跡所罕到處結庵力田以供朝夕牖北繼承夏之交蔡山梨以充飢講學不輟遠方之人聞風負

爰各作書室于側歎及隣方公恐緇流生慢居四年罷出山卜
居于鷄龍孤青峯下孔岩之洞州之士莫不敬畏尊師來者日
益重衆作朱子書院諄諄教誨樂以忘食辛卯卒年六十九名
臣錄

韓濩

韓濩字景洪號石峯二十五丁卯進士歷三曹郎嘉平歙谷兩
邑守　贈戶議谷山郡守大基五代孫癸卯生乙巳卒
嘉靖癸卯生於松都日者曰玉兎生東高洛陽之紙価夢王右
軍授以所書者尋由是若有神助
壬申鄭惟吉生年李珥辛丑李廷龜三次儐使之行辛巳癸巳
奏請之行皆以名筆與焉天朝李如松麻貴並海鄭雪達琉球
使梁燦皆要筆跡以去王命州世貞稱書如怒蜺抉石渴驥

舞泉朱之蕃謂當與王右軍顏魯公相優劣　宣祖見其大字嘆曰奇壯不可測御賜法酒絡繹於道又遣中使賜宴于家又命除開郡又御書醉裏乾坤筆奪造化八字以賜之及病醫藥交路卒年六十三訃聞賻贈甚厚官庇喪葬石峯墓碣月沙集

子敏政進士亦能書隸槐院補戚

我朝筆法以安平自蓬萊石峯為四大家定論以石峯為国朝第一石峯才多未高而積習切到雖不知古人劃法亦有自然相合以居地微賤之故局於官窩程式真書尤鄙陋而亦有筆力可觀者至於行草得意處雄深質健高出宋元可以無間矣

才勝於巧者安平也切過於才者景洪也二家之成就可見矣

惜哉使以景洪之篤學而早悟入道之門亦何遽不著書

唐武 圓嶠筆訣

受知於上寵渥隆重錫賚不絕特除嘉平都守數年處司勸之

天命推考其為工部郎因例敕不式應罷 上令勿治及疾亟

命賚藥救之遽卒 上嗟悼久之識小錄

嘗以唐戒鳥大白詩為五卷各体皆備又以大紙書東書堂集

古帖 上聞之亟命中使往捜之入內室日賜紬布並米紙筆

墨香御硯水靴等物甚厚因以賞合居之

楊士彥

楊士彥字應期號蓬萊 明朝丙午文科官至府使

公善作大字嘗在來陽別業篤一從字屬其子曰吾之精力盡

在於此有其護惜乃藏于庫屋一日有風從海上來飄揚其紙

騰空而去不知所在後審其時日乃公去世日也芝峯類說

蓬萊草豪居湖北驟看若欲趨張道王有才無學得影遺骨殊未成家

曾見蓬萊楓岳元和洞天八大字字躰橫逸流動眩人心目而畫力不能副心甚惜之昔年遊楓岳觀之刻於萬瀑臥石之上為惡流之所磨盪官長遊客之印擢無虛日米滿數年輒旋漫漶僧徒隨意雕琢已經百十度只有形貌之彷彿而其神色精光死已久矣世人只聞為蓬萊言舉謂與岳勢峥嵘此皆得之目論者也圓嶠筆訣

石陽正靈

善墨竹又能蘭梅　上甚賞之每画一簇恩賚便蕃　識小錄

金玄城

金玄岳字　　号南窓金海人　　明宗甲子文科官因敎

寧

公父產謙中宗辛卯文科牧使世居高陽業儒因嘉性至孝母在京病革

奉櫬歸葬故山行到抵晚喪車輪折產謙罔知所為號哭路傍

近村居民憐之爭來赴役權厝於路上高燥處勢不能即移先

塋產謙親自負土以造塋域時有　國陵僅改之事地師有過

去者馬上顧謂曰今此新墳誰人來占真吉地也產謙聞之直

拜馬前備陳情事言淚俱下地師惻然仍周覽山形曰艱辛太

近明堂狹隘雖非大地山勢遠來自成格局當有金榜貴客產

二代繼出矣又問產謙姓名族係歎曰然則喪主必誠孝人也

吾自結髮看山經過此路不知其幾曾不料十步之內有此佳

兆此實非人力所可容謀慎勿遷移產謙如其言遂求空後三

年產諸登第歷守大邑皆有聲績享年八十公亦占高科著異驗 竹窗閒記

公孝友出天筆跡逼松雪鉉公私碑碣屏簇多出其手又能詩接待羣使多有唱酬經參高明訓誨後進採寄著正辭勿但請一不進參以此閑廢異年年踰八十而卒 上仝 李稽初亦受業

公累典州府性疎雅不關吏事清坐銘爺終日吟哦好著為之語曰南塵處民如子閭境怨咨秋毫不犯官庫扳篇一時傳笑及卒數間州屋只書冊一箱朝衣數件而已清修苦節無愧古人 上仝

李舜臣 貞靖公邊玄孫

李舜臣字汝諧德水人乙巳生丙子武科德豐府院君忠武公

年五十四

少時與奚奚不羈與羣兒戲削弧為弓矢遊閭里中遇不如意者欲射其目長老皆憚之不敢過門及長業儒尤長於書字弱冠學武事

兵判金貴榮有庶女欲與公為妾公不肯人問之公曰吾初出仕路豈敢托跡權門媒進耶

名為造山萬戶丁亥朝廷設屯田于鹿屯島公掌其事以地絕兵少累請添兵八月賊襲圍田寨公運財殺衣紅氈在前者數人追擊奪還被擄男婦六十餘方戰公亡流矢潛自拔矢顏色不動一軍無知者主將拿公至管將入軌勸宣居怡懼不免執手流涕勸酒歷稱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飲酒何為事關上曰舜臣非敗軍之類可白衣從軍其年冬從時錢之役立功放還

己丑尚井邑縣監辛帥以珍島郡守陞加里浦僉使擢為全羅左水使

行長憚舜臣威名遣其亞將賈島銃長劒遺之舜臣却之曰我自壬辰殺賊無筭所得銃劒自足為用又回劉經略遺以銀兩酒肉舜臣曰此賊於天朝而有難赦之罪老爺反欲受賂耶其活賊使再來經辭曰我於統制公既已見愧何可再為

上今

公每戰勝輒戒諸將曰狃勝必驕諸將慎之

上今

在軍六年見本道粮儲凋耗無以供給遂大開屯田並廣設北田以利國補軍者魯往不顧若嘗欲然無繼之道設軍餉有裕未嘗絕之

上今

公嘗應舉就講至張良傳考官曰良從赤松遊真不死耶對曰綱目書留侯張良卒則良之志豈眞欲仙也一座大笑之 上仝

為鉢浦万戶棘丶不阿主將遣人欲取堡庭桐木為琴公不許曰此官家木也植者既有意斫者又何意耶主將怒尼有以守公者終公之在官拾掇不得毫毛罪 上仝

名嘗曰大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不用則耕於野足矣若以媚制人以竊一時之榮吾甚恥之及為將持是道以接人公長於待人無睦畛遇事輒果辦不少回撓在軍七年若身因心未嘗見色得賞士散施諸將長所遺儲嘗與元均積不相能公嘗戒子弟當言彼有功勿言所短有一卒當刑子弟在傍曰某卒可貸公徐曰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 上仝

元均之敗舟師將卒及南土之民皆嗟一口齊聲曰李統制[illegible]
在豈使此賊窺湖南一步地 白沙息統制碑

陳璘奇公之為必稱李爺而不名 上全

及公殁秘其喪璘望見船上爭首級大驚曰統制使死矣[illegible]
曰何以知之曰吾觀統制軍律甚嚴今其船爭首級而[illegible]
無号令也問之果然 李海年訣

歌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柳珩子孝傑晉陽君孫赫然

柳珩字士溫晉州人丙寅生甲午武科壬辰以海南縣監丁酉權釜山僉使未之任拜慶尚右兵使歷北兵平兵以黃海兵使己卯年五十

為人魁偉自幼跅弛不羈好馳馬擊劍不事產業每注目所以不克者惟汝在而汝今落拓如是誰恃而生公曰兒終當樹立以榮母母憂也退而泣曰生不識父面又使母難食非人武遂治家積善又尋師受學既而嘆曰丈夫無所不見丁何於區區章句為乃朝射暮讀壬辰之亂杖劍從倡義使金千鎰西赴行在拜宣傳官擢武舉 上嘗召武臣閔射見公儀表出衆目屬之一發改中鵠 上召問公父祖名 上曰勉力國事世忝爾祖父名公之祖辰全工曹判書有將才考濟武科慶尚府使 特賜馬奬之公自是感

泛遂背涅盡忠報國四字

李德馨啓問李舜臣誰可代君者舜臣曰忠義略略世無柳京之比官雖卑可大用也德馨曰子朝遂有右水使之除

居家有至行母疾葬極儉雖未及進以故終身不食雜會穿鏡城昌朔城池階公所遂黃州尤壯偉變與大藩去官之日蕭然懷被而已

遂協

遂協字　原州人武科官至工曹判書戊子生庚寅卒

才勇絕倫英氣動人六歲走陞深井中攀井石不溺至曉見隣人汲水往曰我是主家兒取大索來一家驚奔公恬不為懼

名乙卯倭難以海南縣監一戰大捷擒天朝人在擄者奏解天子

嘉獎賞以銀帶錦時年二十八超拜長興府使
出牧坡州講論周易啓蒙於李珥以至天文地理筭數之學無
不精通爲濟州牧使杖殺番兩士林狀之
甲申年間嘗觀天文謂子侄曰不出十年國家且若大矣及
公沒三年而倭兵陵海

李晬光　神堂君仙槎令曾孫　太宗六世孫

李晬光字潤卿宗姓癸亥生兵判希儉子號芝峯壬申進士鉉
卽乙酉文科吏曹判書戊辰卒年六十天文簡公
五歲知讀書聰敏強記
平生不薰香不燃燭不設宴會不聽聲樂衣服器用寒素之
節與布衣時無變
安邊地旧無蓮楊士彦爲守鑿池始種堤廢數十年公至忽

復生父老咸異之清陰集誌

光海莽公及鄭曄等數人名責以兼仕令有司即訊人皆危之

會赦得免癸亥反正以都承旨還名